

三部作

二金錢鑲

武林爭雄記

白羽作

五卷

北京晨報連載小說

二十金錢鏢三部作

武 林 爭 雄 記

卷 五 目 錄

前 記

第二十五章

登盜窟牧容鋒爭

一

第二十六章

比拳技雙豪兩敗

二四

第二十七章

虎林廳仗義懲暴

四六

第二十八章

亡命徒沿路劫讎

七四

第二十九章

飛豹子鬧衙逞威

九二

第三十章

孤行客夜奔逃罪

一一八

後 記

一四〇

中 華 民 國 十 三 年 八 月 十 日 初 版

武林爭雄記 卷五

白羽作

遼東有大牧場，場主快馬韓，通聲氣，廣結納，隱然爲一方之豪。每販馬各地，沿途綠林莫不假道。一日遣副手押馬，竟中途失盜；韓大怒，親往勸尋。乃於是時，突有一壯士，登門投効，卽飛豹子袁承烈也；客來不遠，場中

疑之。及夕大雨，或備通宵；破曉檢視，又失良駒六匹，而袁亦無踪。全場大譁，二當家魏天佑亟率騎，逐蹄迹；乃誤犯盜卡，刃傷副賊。賊首怒擄馬師，將置魏死地。至是，投効壯士突現身解圍，炫技示武，遜辭請和。而快

馬韓之愛女亦滴至，以晚輩禮求情焉。盜首不得已，悉釋魏等，而堅邀場主訂期一會；袁慨然代諾之。及期，場主未歸，袁魏竟糾衆而往踐約。

第二十五章 登盜窟牧客爭鋒

牧場二當家魏天佑，和袁承烈，率十位武師，四位馬師，七十個體力精強的壯士，連闖過商家堡兩道卡子，和羣盜答了話。那邊商家堡盜首士太歲姚方清，已率手下黨羽，一擁迎來。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姚方清首先抱拳道：「袁老師果然言而有信，如期到場了；不過我們渴盼的韓場主，怎竟不肯賞光，教我們望眼欲穿了。」袁承烈抱拳答禮道：「有勞堡主久候，我們抱歉十分。我們韓場主既承商堡主看得起，那好不識抬愛。只爲前日我在下來時，適值我們韓場主到烟筒山未回，爽約之處，改日再來謝罪。」

姚方清又向袁承烈請問同來的武師，袁承烈給武師季玉川，左臂金刀洪大壽，金鏢李澤龍，劉雍，黃震引見了。隨姚方清來的，有二當家蔡占江，三當家郭占海，四當家周占源，和外邀的朋友，內中又有赤石嶺的匪徒。這班人全站在姚方清身後數步外，袁承烈不便在這時請問匪黨的姓名，姚方清也在這時往裡相讓。袁承烈旁若無人，目不少瞬，在這盛陳兵威之下，與魏天佑等往裏走來。進得商家堡的堡門，只見兩旁也全列隊站着兩行匪黨，全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直排到裏面的柵門口。在柵門前單有十六名匪黨守衛柵門。袁承烈一行人，隨着羣賊，深入商家堡的腹地。進得木柵門，裏面是一道寬闊的敵院，有二十丈見方，高搭着天棚，院中細沙子鋪地。迎着門五間大客廳，廳前有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三尺高的台子；在月台的西邊，擺着兩排兵器架子。廳房的廡簷下，懸燈結綵。在廳房門口站着八名匪黨，全是一色的藍布大衫，青布抓地虎快靴，垂手侍立着。

魏天佑，袁承烈見姚方清居然這麼大事鋪張，我們此來，不判出生死高下來，大概不易再出商家堡。暗中盤算，已走上月台。土太歲姚方清到門口一側身，往裏相讓。袁承烈等也全一拱手，道了聲：「堡主請。」相將並行，走入廳房內。廳房十分寬大，更兼外面有天棚遮住陽光，愈顯得廳內陰沈沈的。姚方清往客位上一讓，魏袁諸人彼此落坐之後，由伺候廳房的嘍囉獻茶。

袁魏等看進廳的匪黨很多，可是隨姚方清一同就座的，只有五個。隨着一同落坐的在上首的是一個年約五旬上下的鬚髯老叟，身軀魁梧，掩口的黑鬚，根根見肉，赤紅臉，酒糟鼻子，兩太陽穴突起；穿着件二藍串綢長衫，黃銅鈕子，白襪青鞋，手中搏着一對大核桃，兩眼神光奔奔，頗顯威棱。這個老者左邊是個四旬左右的梟強漢子，面如赤炭，濃眉巨目，大耳搨風；也穿着件綢長衫，下面可是沙鞋打裹腿。右首坐着個年約三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旬左右，白淨面皮，細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；灰布長衫，下面青布薄底快靴。在緊挨着這中年匪徒坐着的，是赤石嶺的坐山鷓鴣刁四福，馬殃神侯二。袁承烈依稀猶認識他們，只做不認識，仍向土太歲姚方清請問諸人的萬兒。姚方清遂指着這年約五旬的老叟道：「這位是松嶺的張開甲，江湖中稱爲鐵臂無剛，松嶺一帶各幫的弟兄全奉張老當家的做領袖。」袁承烈拱手道：「久仰久仰！我在下初到遼東，對於成名的武林同道，無緣拜識。今日藉着姚當家的這一會，教我在下多認識幾位高人，實是三生之幸。這幾位也請姚當家給引見引見。」姚方清指着那面如赤炭的匪徒道：「這位是鐵石蒲的蕭貴蕭四爺。」又指着面貌自俊的匪徒道：「這位是霜頭寨的白馬銀槍羅信，羅二當家的。」又把坐山鷓鴣刁四福，跟馬殃神侯二也給引見了。袁承烈，魏天佑對他們全發了景仰之意。那鐵臂無剛張開甲在這羣匪黨中，年歲最大，神色上也最爲傲慢。手裏搓着那對大核桃，刷刷的直響，旁若無人，目空一切；牧場羣雄全有些看不下去。

這時那鐵臂無剛張開甲向袁承烈道：「這位袁老師是初到遼東，不知以前在關內武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林中何處創萬兒？我在下還沒請教，袁老師是武林中那一派？令師是那位武林先進？」

袁承烈沈着面色說道：「我在下實是無名小卒，忝列武林，不過會個三拳兩腳的莊家把式，那題得到宗派。更兼我那老師，素懷謙退，武功上只是略識皮毛；教授我時，就囑咐了我，無論到甚麼地方，只要遇見武林中人，不得題他的名姓，以免令人齒冷。更告訴我遼東道上盡多高人，漫說是於武功略識門徑的，就是有些造詣的，輕炫輕露，也難免自取其辱。一般初學，每因目空一切，折在江湖上。所以在下雖略習拳技，歷來不敢題武功二字。像你們幾位全是在江湖道上成名露臉的英雄，我在下那敢妄談武功宗派。這次我在下來到遼東道上，本不敢在這裡跟一班創出萬兒的英雄們班門弄斧。只是不才和快馬韓本是朋友，赶上兩下裏偶起誤會，韓場主適值沒在場中，我們那好袖手？幸遇這里姚當家的成全我姓袁的，沒教我栽在這裏；今日更承相召，我們踐約到場，不想竟承衆位豪傑的光臨賜教，真教我在下欣幸萬分。我在下倒要在衆位台前多多請教，我在下來到遼東道上，總算既過寶山，沒有空回。」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這位鐵臂無剛張開甲道：「袁師傅過謙了，我們弟兄跟這里當家的全是道上同源，更是多年的朋友。昨日偶然路經這里，恰談起姚二哥竟與威震遼東的快馬韓結了樑子，我們深爲我姚二哥抱恨。快馬韓是成名的朋友，我們想借重他的威名，在遼東立足，還怕未必能邀他的垂青。這次竟因小事跟他結怨，只怕這商家堡非落個冰消瓦解不可。我們想快馬韓是何等英雄，既定約到姚二弟這裡賜教，絕不能爽約失信。我們想着借這機會，瞻仰瞻仰快馬韓的風範，憑我們弟兄這點薄面，給兩家息解爭端。誰料我們無緣，韓當家的竟不肯賜教，這真令我們失望。這一來他們兩家的事還未必就了解的完。沒別的，我們只可到牧場去拜謁了。袁師傅回去時，務必替我張開甲轉達；就題我張開甲既然趕上這場事，我不管韓當家的看得起我看不起我，我定要到他貴場請教，請袁師傅給我先容吧。」

張開甲這番話，牧場羣雄十分不悅。袁承烈立刻冷笑着向張開甲道：「張老當家的，這才叫熱心交友，爲朋友的事能這麼盡心，我在下更不能辜負了張老當家這番美意。」

只是我在下初踏遼東，又是無名的後進；這次承韓家牧場不棄，令我在下替韓場主來商家保踐約赴會，藉這機會教我在下會一會遼東道上的好朋友。我在下忝顏前來，想在衆位台前討教討教。不想張老當家的竟以爲我姓袁的人微言輕，不值一顧。我在下愚不自量，倒要在張老當家的面前說句狂言。我在下雖則年輕，不過今日的事，我願代快馬韓担承一切。老當家的們那位有意賜教快馬韓的，我在下憑雙掌一身，願替承當。只要盡出道來，我在下定要竭我綿薄之力奉陪。倘或我在下有個接不下來，……」說至此，一指到場的馬師，道：「這裏還有牧場的幾位朋友，也都想替韓場主獻拙。只要諸位把我們來的這幾人，一一指點過了；我們既然出頭，就敢作主，我們情願把快馬韓全部事業，雙手奉獻。張老當家的。你自管賜教，我姓袁的既來踐約赴會，本領丟在一邊，反正都能替我們韓場主說一句，應一句。」

袁承烈說到這裏，頗有躍躍欲試之意，牧場羣雄自魏天佑等也都勃然欲動。那張開甲不由一陣狂笑道：「袁老師，你錯會意了。我張開甲豈敢小看江湖道的朋友，既然袁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老師肯替快馬韓出頭，來了結商家堡的事，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。不過我們出頭給朋友辦事，總要量力而為。只為我張開甲從前為朋友的事，吃過一場大虧，後來再不敢那麼說大話了；所謂一次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。我也是像老兄你這麼血心，不料我那個朋友竟自在事後不給我圓臉，把我丟在空地上，使我栽了個大跟頭，這一下子把我害得幾乎在關東道上無法立足。所以我張開甲經過那麼一場事，實在交朋友交的寒了心。可是人那有一樣的，像我們姚二哥這種朋友，絕不致教我栽在別人手裏。袁老兄口氣說的這麼硬，想必跟快馬韓有着過命的交情，能把他全部事業一手交與你老兄，這種朋友可算少有。我們在江湖上跑的人，給這種朋友辦事，就是把命搭上也值啊；我說袁老兄，可是這樣麼？」

袁承烈聽張開甲這番話，分明還是繞着脖子看不起自己，遂冷然說道：「張老英雄是飽經世故的人，自然是經多見廣。不過像我在下年歷江湖，沒有甚麼經驗閱歷，只仗着一個血心，和不值錢的一條蟻命，到處還沒遇上那種不够朋友的人，所以我才越發胆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大，天大的事，也敢去接。這次認承快馬韓看的起我，以這種大事相託，我在下更是斗胆應承，栽跟頭現世，敵友大概也認命了。」

這時從外面進來一名匪徒，向姚方清說了聲：「酒筵已備齊，請示當家的在那裏入座？」土太歲姚方清道：「就在這裏擺宴。」立刻從面進來幾名嘍囉，把桌椅擺開，設了三席。姚方清請牧場羣雄坐在東邊這一席，西邊一席由鐵臂無剛張開甲坐了首座，其餘都是幫拳的賊黨。另有一席設在主位，是商家堡各位寨主。鎮邊太歲商清只在末座相陪，自己親自挨位的敬了一巡酒，隨即起立向袁魏二人及一千匪黨們說道：「衆位老師，今日肯駕臨敝堡，足使我們商家堡生輝。我姚方清面上無限光榮，裁略備水酒，稍表敬意，請老師們各盡一杯。」說到這裡，立刻把杯舉起，向衆武師一讓。袁承烈和羣雄全把酒杯往唇上一沾，略飲了一些。土太歲姚方清又敬了一次酒，隨又說道：「這大老，這商家堡跟這裏威鎮遼東的快馬韓，韓家牧場，出了點小事，我要請大老，遂把啟釐的經過，向大家說了一番，含着冷笑，轉向鐵臂無剛張開甲。」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，我們是交情放在一邊，就事論事。我商家堡雖是吃橫梁子的，可是的規矩，綠林道也有綠林道的理性。我姚方清在附近一帶，從來沒我的朋友，我沒薄沒厚，一例看待。我對於韓家牧場，歷來更沒有得罪過。這可不是我講大話，壯門面，我跟快馬韓也是朋友，彼此關著情面，我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誰也碍不着誰。這次有風子幫的弟兄，敢捋虎鬚，竟到姚家牧場，剪了一撥牲口走。快馬韓不能立刻扣下人家，事後有他貴場的弟兄，夤夜闖進商家堡，硬給姓姚的把這場事扣上。你們衆位全是外面朋友，請想這是甚麼事？快馬韓要是遼東道上無名小卒，我倒可以低頭忍受侮辱。可是快馬韓的萬兒太大了，我要是這麼低頭忍受了，我從此那還能再見江湖同道，那還能在遼東道混？所以我奉請衆位到這裏，也就是請大家按着公理來說話。光棍怕調個，這回事放在別位身上，試問能容的下去，容不下去？只要衆位說是我們周老四傷的殘廢，無足輕重，我情願從此離開商家堡，我自認我不會交朋友，自取其辱。要是認爲我們周四弟的手指頭，不能教人白白砍掉，那沒別的，怎麼砍掉的，怎麼給賠上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○再請快馬韓普請武林中的朋友，在桌子上，給我商家堡陪罪道歉。能這樣辦，我們兩家化干戈爲玉帛，從此後各約束自己的弟兄，謹守江湖道規矩，各不相擾。若不然我姚方清只有跟韓家牧場的好漢一決雌雄。我們全是在遼東來創事業的，咱們先說定了，咱們就個頂個，開手比畫一下子，誰要把誰壓下去，誰就得挪挪地方。我的主見就是這樣，衆位有甚麼主張，自管指教；只要在桌子上說的下去，讓我即日退出遼東，我抖手就走，絕不能多延遲片刻。衆位對這事有何高見，望乞賜教。」說罷，舉起酒杯，向闔座一讓，自己一飲而盡，姚方清立刻眼望着座上衆人，靜待答話。

那鐵臂無剛張開甲，首先發話說：「我這局外人，既然置身事內，我倒要不怕袁老師及衆位老師傅們見怪，我要進幾句忠言。這次韓家牧場的事，實在有背江湖道的規矩；我們雖是寄身江湖，更得處處佔住理字。這次貴場失事，既是當時未能把這光顧的朋友撈着，事後跟踪追緝，可又始終沒跟對手對盤，又沒摸出對手的底來。」

見這夥風子幫的弟兄會從商家堡的這趟線上經過，那麼是否就是商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了。晝夜間深入商家堡的腹地，這是你們衆位失禮的地方。既要拜，講起規矩來，連暗青子全不能帶。衆位到商家堡竟是以威力要挾，頗有違。想商家堡要是低頭忍受了，從此就算折在遼東道上，明知道鬥不過快馬韓，寧落個瓦解冰消，也得跟你們哥幾個比劃了。光棍怕調個，設身處地一想，這場事放在姚當家的身上，是否能吃這個？彼時姚老哥和周四哥盛怒之下，就有得罪衆位的舉動，也是激出來的。你們要真是出於一時氣忿，一悞不能再悞，就該大仁大義，把兵刃一扔，交待幾句場面話，說明事出誤會，決非故意尋釁，也就把樑子化開了。你們彼此歷來各不相擾，各不相犯，姚當家的既然是認爲我們的舉動不當，我們只有當面謝罪。當時你們哥幾個要是這麼交待幾句場面話，也可以解釋當時的誤會。我們姚二哥也是外場朋友，他縱然被着萬分委屈，也不能再跟衆位過不去，難道他還真個一點面子不顧麼？衆位既然動手，又傷了許多人，他們四當家的，又傷在你們哥幾個手中，試問像這樣怨仇深結，誰肯甘心？我張開甲可不是跟姓姚的是朋友，屈着心向着商家堡。凡事須從理上講，金磚

不厚，玉瓦不薄，只論交情不論理，焉能服人。這場事完全是貴場方面措置失當，事情既已惹起糾紛，得想解決之策。快馬韓要是在遼東道上無聲無臭的人物，那倒好說了，商家堡吃虧讓步，倒不算栽。無奈快馬韓的萬兒太大了，姚當家的若是退步，那還能再在這裏立足？可是不論天大的事也有個完，我想你們哥幾個既替快馬韓出頭，自然願意息事寧人，不願他兩下裏各走極端。那麼諸位就得一碗水端平了，教人家面子上過得去。依我看，你們諸位還是回去，請快馬韓親自出馬，到商家堡，普請武林同道；在席面上，由快馬韓認個錯兒，誰動手傷人，把他交出來，由大家公議處置。這麼一辦，從我們這兒說，這場事算完。不然的話，我們這場外人也不便多管，只可是任憑你兩家自去解決了。」

張開甲的話偏向一方，早把魏天佑氣得變色，卽要抗聲發言。袁承烈悄悄扯他一把，說話的自有別人。於是牧場武師洪大壽微微一笑，從旁答道：「我們先謝謝這位張當家的一番盛意，你所說的倒全是人情。不過當時的事，不盡如您所說的情形。韓家牧場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在這裏不是一年半載，平時對於江湖同道全是高抬高敬。韓當家的歷來最重朋友的，就跟姚當家的，別看隔著道，也是呼兄喚弟，交情很好。別的綠林，更不用說，都一樣看承。這次想不到會有不開面的朋友，摘他的牌匾，誠心想折他的萬兒；韓場主又沒在場，我們不論如何，也得追緝這個正點，方算對得起堡主。我們由一班武師分頭追捕，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我們親眼見這夥風子幫的弟兄到了商家堡這趟線上。我們因道路生疎，眨眼間竟失了這夥風子幫的踪跡，我們想只要在這趟線上經過，就擔不過貴堡沿路的卡子和伏椿的眼下。我們一時冒昧，意欲登門叩問，那時本想請姚當家的幫忙，替我們向手下弟兄查問。我們想這裏當家的，念在江湖道的義氣，定能指示我們一條線索。那知他們周四當家的竟心懷惡意，把我們誘進商家堡。張老當家的，你也是久走江湖的，我們弟兄縱然無能，遇到這種情形，也只可接着比劃了。刀山油鍋擺在那裏，就得往那裏跳，這叫事情擠住了。商家堡當時要是稍留餘地，何致於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」

說到這裡，四當家的周占源就要發話，洪大壽向他拱手道：「請容我說完了。……」

這件事據我們從旁一摸，跟我們套事的這個主兒，大概是跟我們兩家誠心攏對。他要是够朋友，就該明著出頭；既不敢明着找上門去，跟人比劃，只會借刀殺人，潛施暗算，這種人物，我們真沒把他看到眼裏。這裏姚當家的明是被人利用，我們的人固然太魯莽，可是周四當家辦的也太辣了。我們絕不敢捕風捉影，冤枉好人，是這種情形，不是種情形，反正姚當家的是明白人，請你想情好了。我們誠然傷了周四當家的貴手了，這是當時我們被誘進商家堡，兩下裏亮傢伙動手，刀槍沒眼，我們掛彩的也有好幾位。就論當時被誘被擒，這裏當家的竟下毒手，我們的人一個接應不到，我們來的人定被五馬分屍，那又該怎麼講呢？事已鬧到這種地步，當家的能够退一步，我們當衆陪情，容敵場主回來，定然登門親來謝罪。至於背後弄詭，故與快馬韓爲難的人，快馬韓自會去找他。姚當家的，你能够閃個面子，我們從此多近一步，周四當家的傷，肉斷不能復續，我們只能賠罪，可是賠不起別的！若是像張老英雄說的話，人家總是給了事的，不是激事的，我也不敢說甚麼，我們只聽姚當家一人的話。」

五卷記雄爭林武

洪大壽的話淡而不厭，暗含着把張開甲罵了。土太歲姚方清忙道：「洪老師，你這話說得倒是十分有理，本來手指頭掉了，再接不上，我們的人論起來，死在你們弟兄手內，也有幾個，講人物得算自己無能。可是洪老師既講到交情，我們若是就這麼算完，我姚方清得立時把商家堡放火焚燒，我得立刻離開遼東。今日我既請衆位大駕光臨，就得給姚方清一個公道。若是這麼辦，手指斷了，換兩句空話，腦袋掉了，換兩杯白乾酒，實在讓我姓姚的有些不甘心。至於洪老師所說的暗中定有主使的人，這真有些血口噴人：洪老師你得給我個贓證，就憑這麼一說，我們焉能心服。」

袁承烈突然接聲道：「我們在遼東道上立足，別管是立山頭當家的，或是武林中的朋友，或是吃橫樑子的，講究明吃明拿，硬摘硬要。誰跟誰有樑子，桌子面上明打明鬥。暗箭傷人，暗中圖謀，那全不是漢子所爲。這個人姚當家的你認得他，認不得他，那全在你。我們認定你是爲陰險小人所利用，你要贓證，也有，到時候自然得挑明了宿。像貴堡所到的也全是朋友，說句不怕過意的話，卽或是彼此言語不合，動上手，跟着全

染上渾水，也全是好朋友所爲，沒有人敢小看一眼。姚當家的，你既然不肯把這場事了結了，那麼也沒法子，只有請姚當家的劃道吧。我們只知道殺人償命的話，那是跟老百姓們說，我們江湖道上人沒有這個規矩。姚當家的，你要非教我們賠周四當家的手指頭，也好辦，我們來的人不多，寸鐵未帶，當家的你想替朋友出氣，更是容易。你除非是把我們哥幾個全擻在這，那算仇也報了，事也完了。姚當家的，你看我們哥幾個那個身上的刀口最順手，請你就自管招呼，我們哥幾個絕含糊不了。」

姚方請方要答言，那商家堡客位中的白馬銀槍羅信，冷笑一聲站起道：「袁朋友，你們這韓家牧場出來的老師們，真够橫，走到那兒也得叫字號。好吧，打姓羅的這兒說，你們今天的事，就是把嘴皮子說破了，恐怕也是白費事，咱們索性比劃下來看吧。可雖說是姓姚的事，姓羅的還敢給他作主，今天沒有他們商家堡的事，能把我們這幾個局外人擻在這裡，周四爺的手指頭算是白砍，這場事打我們這說算完。」

那陪在姚方清身旁的赤石嶺匪首，坐山鷓鴣刁四福，馬殃神侯二說道：「羅當家的，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你這種辦法，我們看很對，索性我們給他們把這場事了結了。不論是那面的朋友，也不能說我們過於好事。他們兩家的事，要是從我們這兒這麼了結完了，多少給他們省些事吧？」

這時袁承烈奮然起立道：「好，既是這位羅當家的肯這麼成全我們兩家，這太够朋友了。這麼血心交友的，實在令人可敬，我們只有恭領盛情了。羅當家的，你既然是拿着商家堡的事，當自己的事，這最好了。沒別的，請羅當家的就賜教吧。」

武師左臂金刀洪大壽也站起來道：「對，這位羅當家的既然這麼成全我們，我們別辜負了人家的盛情。事到現在，我們誰也別客氣了，索性就請這位羅當家賜教吧。」

金鏢李澤龍也站起來道：「可是我要請示一句，這位羅當家的是秦瓊爲朋友，兩肋插刀，這真是有擔當的漢子。不過這裡姚當家的是否真能按着羅當家所說的應承，請示一言，我們願意當面請教。兩家勝敗，只在這一手了。」

士太歲姚方清道：「姓姚的歷來是言行相顧，決不願妄發一言，致落言行不能相顧

之譏。今日的事，既有好朋友給我作主，我姚方清不論落到那步上，決不能含糊了。」

袁承烈道：「好吧，君子一言，各無反悔，羅當家的，跟衆位朋友們請賜教吧。」

說到這，自己先站起來，向外就走，絲毫沒有遲疑的意思。當時這一班綠林道隨着全向外走來，這裏的韓家牧場來的武師們，自魏天佑以下，全躍躍欲試，相繼隨着往外走，出得廳房，來到月台上，彼此不言而喻的分東西站住。袁承烈却向這位霜頭寨的白馬銀槍羅信抱拳道：「羅當家的，該着怎麼試試您的身手，請您不要客氣，自管吩咐，我在下唯命是從，絕不教你羅當家的失望。」說罷，立待答言。

當時羅信尚未答話，那鐵臂無剛張開甲走出匪羣，向袁承烈重問師承，袁承烈仍不肯答。張開甲道：「袁老師，您雖然抱定了真人不露相，可是你老兄既來到遼東道上闖萬，必有驚人的本領，我們借着您兩家這場事，我們在袁老師跟前討教討教。我張開甲好在臉皮厚，我先搶個先，給大家墊墊場子，給袁老師接接招，讓我張開甲也見識見識名家的身手。我想，羅兄弟定能讓我這莽張飛一場了。」張開甲說完這話，把胸口一腆

，頗有旁若無人之勢。

袁承烈冷笑一聲道：「張老當家的，你別這麼捧我，只怕捧的越高，跌的越重。不過到現在也題不到名家不名家了，既是張老當家的這麼看的起我，我別不識抬愛，只好捨命陪君子。張老師下場子吧。」鐵臂無剛張開甲才待往下走時，袁承烈身旁的左臂金刀洪大壽往前搶了一步，寬洪高亢的嗓音說了一聲：「二位先別忙，這位張老當家的在松嶺開山立櫃，名震江湖。我洪大壽從打六七年頭裏，就耳聞大名，我在下從前在離松嶺東北五十多里，那時就聽江湖道上朋友們盛道張老當家的威名，我總想着拜望拜望。偏是被快馬韓把我硬架弄到梅古塔塔場裏幫忙，更沒功夫去了。今日竟在這里得會張老當家的，可算是得償夙願了。沒別的，我也請我們袁老師讓一場了。張老師，久仰你的拳術上有獨到之處，通臂拳在綠林道中沒有一二份。更有鐵臂的功夫，我洪大壽不度德，不量力，這把瘦骨頭想挨你幾下，張老當家的，你就屈尊教吧。」

張開甲在先引見時，並沒有怎樣注意隨來的人，這時聽到洪大壽的嗓音，聲若洪鐘

，高壯的身材，年紀有四五十歲。一張赤紅臉，粗眉巨目，一部鬚髮落腮的虬髯，氣度極其沈着勇猛。穿着件灰搭襖布的長衫，大黃銅鈕子，下面穿着青布薄底快靴。穿章打扮，跟保鏢的差不多。在外面的神色上看來，頗有些不可輕侮的態度。原來這位左臂金刀洪大壽是清真教徒，原籍是直隸滄州人，自己闖蕩江湖，於武功上曾受過名師傅授，在中年又遇上以左臂刀馳名大河南北的盧殿凱，把自己獨門的刀法傾囊相授，全傳給了洪大壽。只是這洪大壽性情剛烈，喜抱不平，竟在京師惹了一場大禍，遠走遼東潛蹤避禍，十餘年的工夫，沒敢回故鄉。先在那黑狐峪，舖了些年場子，倒教了不少的徒弟，跟快馬韓結識，日子不多，可是彼此氣味相投，一見如故。滴值快馬韓從陰鷲文葉茂的手中，重把蓆場收回，沒有人主持參場，遂把這位左臂金刀洪大壽請了來。洪大壽自入參場，頗爲出力，更兼武功卓越，威望足以服人。一到了參場出採期，左臂金刀更能督率着採參把頭們，深入寧古塔的腹地，只憑他掌中一柄金刀，除了許多毒蛇，惡蟒，凶禽，野獸。所以自從洪大壽到這里後，較從前收穫上增加了好幾倍。左臂金刀洪大壽忠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於所事，快馬韓更是推心置腹，把參場全盤事交給他，參場的事不再過問。這次牧場中突遭意外風波，洪大壽並不知道這一點信息，趕到到了赴商家堡踐約的頭一天，才由昭第姑娘和魏天佑等，商議着把左臂金刀洪大壽，和金鏢李澤龍請了來。好在這班人跟快馬韓全是過命的交情，定能捨命幫忙。

這位洪大壽是老江湖，有城府的，從沒動身到商家堡時，就一切事全聽憑着大家的計議，自己不贊一辭，對於牧場武師，更是十分客氣，可是對於袁承烈反倒沒有甚麼推崇的話。這種情形，明面上好像跟袁承烈十分疎遠，不屑交談似的。其實這位左臂金刀洪大壽是衷心器重袁承烈，佩服這種肝胆照人的人。所以反倒不作浮泛的客氣了。自己拿定主意，要在商家堡竭盡自己一身的藝業，帮着袁承烈把快馬韓這場事給解決了。故此旁人說甚麼時，自己只是點頭贊好，好像是對於商家堡踐約赴會，不甚關心，只虛應故事，敷衍面子似的。杜興邦等早就看着不快，暗道快馬韓待你不薄，自從把你請出來，參場的事，全權交給你，推心置腹，那一點也不含糊。像魏當家的，從快馬韓沒扎住

根的時候，就在一處，頂到如今也沒讓他單獨掌管一場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快馬韓現在遇到這種事，正應該稍發天良，賣賣命；看洪大壽不聞不問，哼着哈着，這種漠不關心的情形，簡直就想置身事外。只於碍着衆人，不能撒身就是了。杜興邦等因爲事當緊急的時候，不便自己先鬧內亂，隱忍着不言語，可是心裏暗含着憋着勁，想要遇到時候，準得給他幾句，教他也知道知道快馬韓手下不盡是不識數的。趕到來到商家堡，不想左臂金刀洪大壽，竟一變冷漠的態度，越衆當先，要一會這刁狡狂傲的鐵臂無剛張開甲。當時這洪老師一答話，杜興邦等才暗叫慚愧，這才是真人不露相，英雄到底是英雄，作出事來教人看，這才能服人了。

當時武帥洪大壽一發話，土太歲姚方清，及鐵臂無剛張開甲等人不禁愕然。張開甲容左臂金刀洪大壽，把話說完，遂向前冷笑一聲道：「這位洪老師過於抬愛我在下，我是這遼東道上的無名小卒，值不得你老兄這麼推重。我是歷來抱着捨命陪君子的心，不論是那一路的朋友，只要是看的起我，畫出道來，我一定勉力奉陪；洪老師，咱們就先

下場子吧。」

第二十六章

第二十六章 比拳技兩豪雙敗

兩人誰也不肯示弱，立刻一同往場子裏走來。左臂金刀洪大壽往場子裏下首一站，那鐵臂無剛張開甲毫不客氣，向上首一站，彼此一抱拳。洪大壽向張開甲道：「張老師，咱們是過傢伙過拳，請張老當家的示下？」

鐵臂無剛張開甲冷笑道：「兵刃上沒眼，我與洪老師既無深仇宿怨，一個走了手，反爲不美。張開甲這話說得十分狂妄，就好像準有把握似的。左臂金刀洪大壽心藏憤怒，更不多說，向張開甲一拱手道：「當家的請賜招吧。」張開甲這時本應當還有兩句場面話，可是張開甲并沒往下說，把雙拳一分一錯，一立門戶，立即開招，走行門，邁過步，欺了過來。左臂金刀洪大壽用劈掌一立門戶，也隨着開招。兩下裏往一處一湊，那洪大壽竟用「黑虎掏心」，拳勢換風，向張開甲心窩便點，張開甲見洪大壽的拳到，左

脚往上一滑，劈掌往洪大壽脈上便切。洪大壽條的右掌往迴一帶，一橫身，雙掌一分，「白鶴亮翅」，左掌奔張開甲的小腹便擊。張開甲身形一個盤旋，閃過這一招，揉身進招，從側面欺過來「黑虎伸腰」，雙掌向洪大壽的肩背擊去。左臂金刀洪大壽隨即往下一塌腰，張開甲的雙掌擊空；洪大壽借勢打勢，「白猿獻果」，雙掌打向張開甲的腰腹。張開甲左掌往下一穿，往外一撥，右掌「仙人指路」，向洪大壽的雙目點去。洪大壽竟用「翻身打虎掌」，閃過了張開甲的招術，反向他左肩胛便卸。兩下裏見招拆招，見式打式，連鬥十數合。

洪武師的武功確受名傳，雖過壯年，依然是精神矍鑠，手，眼，身，法，步，腕，胯，肘，膝，肩，處處見功夫，處處見火候；疾徐進退，封閉吞吐，深得武功中的竅要。鐵臂無剛張開甲的武功雖也真下過功夫；可惜沉實有餘，輕靈不足，在武功上吃虧在「滯」字訣上。兩下裏走到二十餘招，張開甲用了招「金龍探爪」，那知招術用老了，變化不能靈活。洪大壽竟用「金絲纏腕」，嘩的把張開甲的右腕脈門拈住。張開甲雖有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鐵臂的功夫，無奈洪武師用的是巧勁，借力打力，借他往外遞掌之勢，掌上潛運足了力量，往外一帶，張開甲竟沒把這條右臂奪出去，脚步踉蹌，撞出三四步去。強自拿樁站住，臉上漲得像紫茄子。

洪大壽隨說道：「張當家的，你這是誠心讓招吧？」張開甲苦笑道：「姓洪的，用不着挖苦人，衆目共觀，誰也不是瞎子，怨我學藝不精。你沒的給我張開甲臉上貼金，倒成了抹狗矢了。我還要領教領教洪老師的左臂刀，你肯賜教麼？」

左臂金刀洪大壽笑道：「那有甚麼不可。不過我在下沒帶着兵刃，我們遵約赴會，空手而來，只可向姚當家的借一把刀使用了。」張開甲道：「對，咱們一樣，我也是照樣沒帶着兵刃，咱們全借人家的吧。」兩人立刻向兵刃架子走來。張開甲抄起一桿大槍，他在這種兵刃上下過十幾年的純功夫，自己拳腳上已然輸給人家，要從大槍上把面子找回。左臂金刀洪大壽揀了一柄厚背折鐵刀，試了試，比自己平常使的稍嫌輕點，還可以使用。

兩人來到場子中，張開甲道：「洪老師，咱們醜話說在頭裏，這一過兵刃，可不比對拳，一個收招不及，難免當場掛彩，我們誰帶了傷可得自認晦氣，可不能怨對手手黑心辣。洪老師可別疑心我這是賣狂，我可沒說我是準成。」洪大壽冷笑道：「張老當家的說的極是，我們這一對傢伙，誰也保不定怎麼樣；頂好說在頭裡，死生認命。」往後一撤身，依然在下首一站，右臂抱刀，左手成掌式，一立門戶，立刻按着六合刀法，往前一亮式，刀換左手，右手成掌式。那鐵臂無剛張開甲一立式，是六合大槍。洪大壽暗道：「很好，我是六合刀，你是六合槍，論起來是旗鼓相當。不過我這左臂刀，教你嘗嘗是怎麼個滋味吧。」兩下裏亮式開招，張開甲這樣大槍，實有真功夫，右手握住槍攢，左手一擺大槍後盤，一合把，一頓槍頭，嚙嚙嚙，槍頭的鮮紅血擋，頓成桌面大的一片紅雲，刷刷刷一連三把，槍風銳勁。抖完了，跟着往前欺身進步，走中鋒，直奔洪武師。洪大壽，是不慌不忙，沈機應變，金背砍山刀封住門戶。

張開甲大槍够上部位，一抖槍，刷的帶着勁風，『烏龍出洞』，向洪大壽胸前便點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○洪大壽見槍已遞到，忙用「烘雲托天」，左臂刀往槍頭上一攔，一扁腕子，順着槍身往裏一劃，刀頭往張開甲的咽喉點去。張開甲見槍扎空，對手的招術進的真快，左脚往後一撤，前把往回一帶，推槍獻鑽，立刻反往洪大壽的肋骨點來。洪大壽刀鋒往下一沈，往張開甲的右腕子便削。張開甲抽招拆式，兩下裡各自施展開招術，乍一動手，倒是旗鼓相當，張開甲這桿大槍，沈，拿，崩，拔，壓，劈，砸，挑，扎，槍點上頗見功夫，吞吐撒放，進步抽身，這桿大槍施展開，恰似一條懶龍。

左臂金刀洪大壽這趟左臂刀，更是不同凡俗。崩，扎，窩，挑，刪，砍，劈，剝，砍到緊處，颼颼的一片刀風，疾似閃電。更兼他這趟刀法，是左臂刀，全是反着的招術；張開甲未免先吃着虧。兩下裏對拆到二十餘招，張開甲的槍身幾次被洪大壽的刀裹住。勉強的應付，趕到又走了幾式，洪大壽立刻故意賣了個破綻，往前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情形是想用「烏龍擺尾」。張開甲這時絲毫不肯再放鬆，往前一個趕步，竟用「玉女投梭」，往前一穿。這桿大槍竟如羽箭離弦一樣快，直奔洪武師的後心扎去。

洪武師聽得背後槍風已到，往右一溜步，一個斜轉身，右手一撥槍頭，左手的金背砍山刀，竟用『大鵬展翅』，刷的一刀，照敵人胸前斜着劈來。張開甲努力斜身閃避，將將把胸口閃開，右臂上竟被刀尖子給撩了一道口子。

張開甲喝了一聲，拖槍一縱，已退出丈餘遠去。把大槍往地上一扔，左手按着右臂上的傷口，面色鐵青着，向洪大壽道：「好，姓洪的刀法真高，我張開甲想不到在遼東道上闖蕩了這些年，今日竟栽在閣下手內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復向土太歲姚方清一拱手道：「姚賢弟，我算栽了，咱們再會。」說罷翻身向外走去。

這時土太歲姚方清，以及羅信等，全十分羞忿。尤其是張開甲，一向氣焰薰天，倚老賣老；那知一觸即敗，弄了個虎頭蛇尾。又是頭一陣竟栽了個大的，臉上十分難堪。那羅信自忖自己掌中三十六路白猿槍，還足應付他這趟左臂刀，遂向袁承烈拱手道：「我先跟貴場這位洪師傅走一趟，回頭再跟閣下領教。」說着就要往外縱身。忽在羅信身後轉出一人，招呼道：「羅當家的，您先等等，讓小弟先見一陣。羅當家的還是跟那位一

袁師傅招呼吧。」羅信一看，說話的正是赤石嶺的馬殃神侯二，他是赤石嶺的新入夥頭目，外號馬殃神，排行第二，名叫侯震，人都稱他爲侯二頭。這侯二頭侯震在遼東道上，吃風子幫中，是一把好手，專擅小巧的功夫，和控制烈馬的本領。今日他既然要搶頭露一手，定與韓家牧場有個講究。羅信不肯攔他的高興，遂拱手道：「好吧，侯當家的給我們助助威。」馬殃神侯震含笑笑道：「我要不是人家敵手，羅當家的可接着點我。」說罷，立刻撲向月台下。

那左臂金刀洪大壽方要回身，馬殃神侯震大聲招呼道：「洪老師，請你給在下留招，我也要領教領教你這打遍關東無對手的左臂刀。」說罷，向站在階旁的嘍囉一點手，有他赤石嶺帶來的黨羽，立刻把他的兵刃送過來。侯震使的是摺鐵軋把翹尖刀，刀鋒犀利。那洪武師見是赤石嶺的馬殃神侯震，知道全是商家堡的一黨。聽場中武師們講過，赤石嶺早就想鬥鬥快馬韓，只是總沒有機會。更兼快馬韓也不是好惹的，所以總是兩下裏暗中較勁。這次，赤石嶺羣寇，居然挑明了帘，出頭比劃，據說這次所劫去的馬，大

半是他們的部下。自己倒要好好對付這小子，好歹先給他點苦子吃，教他嘗嘗韓家牧場的厲害。遂冷笑答道：「侯當家的，你這真是捨愛我在下，我只得捨命陪君子，侯二當家的請賜招吧。」

二人各立門戶。這位馬殃神侯震，立刻在下首一站，那左臂金刀洪大壽也跟着往對面一站，兩下裏走行門，邁過步，立刻各自把刀法展開。馬殃神侯震施展他那最得意的一趟萬勝刀，洪武師更把自己一趟反六合刀施展開。馬殃神侯震身手靈活，手法緊妙，身形輕快，竄，蹤，跳，躍，閃，展，騰，挪，挨，幫，擠，靠，速，小，綿，軟，巧。洪武師見侯震這種小巧的功夫，實是驚人，遂把刀法一緊，六合刀畢竟與衆不同，劈剝閃砍，封攔格拒，吞吐撒放，撤步抽身，一招一式全有真實功夫。

走了二十餘招，兩下裡居然走了個平手。洪武師暗暗驚奇，這侯震聽說不過是個偷馬賊，挖窟窿，鑽狗洞的傢伙，他居然有這麼小巧的功夫。自己趕緊把手下招術一緊，立刻一變招，改用劈閃單刀的招術；這一來馬殃神侯震竟有些應付不了。突然間左臂金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刀洪大壽施展了『連環進步三刀』，『封候掛印』，左臂刀往馬殃神侯震的咽喉一點，立刻變招爲『玉帶圍腰』。馬殃神侯震手忙腳亂，急用上崩下割，想把洪大壽的來勢拆開。那想到洪大壽手底下非常迅捷，虛實莫測；在第二招往外一撒，立刻變招爲『烏龍擺尾』，刷的一刀，向下盤掃來。馬殃神侯震湧身一躍，竄起六七尺高，往下一落。洪大壽一個翻身，盤旋着身形，從左往後一個『鳳凰旋窩』。同時馬殃神侯震已經騰身下落，無論身勢如何輕靈，也變不過式來。刀來甚驟，閃避不及，竟被刀尖子掃在了腳踵上。算是身形快，只把靴後跟給劃破了；雖沒受傷，也算是栽在人家手內。

左臂金刀洪大壽立刻一收式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侯當家的，刀法高明，我在下讓了。」馬殃神侯震不禁臉一紅，自己初進赤石嶺滿想人前顯耀，張開甲與洪大壽相鬥，他看了個清清楚楚，自覺已知敵招，下場可以得采，那知今日竟栽在這裏，有何面目再在這條線上立足。眼珠一轉，想起當場報復的法子。遂不再退下去，反倒提刀往那裏一站，立刻說道：「洪老師，你的刀法，我實在佩服。不過我想再跟洪老師領教領教拳術上的

功夫。只要是再贏了我侯震，就從此算是死心塌地的佩服你老師傅。知道我當初教我的師傅悞了我，以致使我栽跟頭現世，我不知道洪老師肯賜教麼？」

洪大壽冷笑一聲道：「那麼侯當家的還要跟我在下過過拳術，很好很好，我怎能那麼不識抬愛，我已說過捨命陪君子，只要是侯當家的劃出道來，我一定奉陪。」洪大壽是充爽的漢子，雖則奔走風塵，有些閱歷，可是機詐之心，不屑施爲。當時本在刀法上勝過他，這時又要求自己過拳，自己那能不答應。遂毫不思索的答應他，那知侯震容洪大壽答應完了，立刻說道：「咱們要是按着平常的拆招對拳，實在沒有甚麼意思，我想出個笨主意，憑洪老師這種身手，一定不把這點微末的技能放在眼內。咱們把這里兩丈五見方較拳的地方，豎立起十二把尖刀，咱們從這尖刀的叢中擦拳對掌，誰被地上的刀制住了，誰算輸。可是誰失脚，誰受傷，可自己怨命。洪老師你看這麼較量不比光較拳好麼？」

洪大壽武師一聽，立刻暗暗後悔，不想這小子竟用這種陰險的主意來騙我。我既已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說出口，焉能反復，莫說只豎立着這十幾把刀，就是擺上刀山，也說不上不算了。哼了一聲，向馬殃神侯震道：「很好，侯當家的竟想出這種道來，我只有勉力奉陪。不過武林道上，好朋友作出事來，該光明磊落，較量武功誰也難保必勝。侯當家的應該把話說在頭裏，我姓洪的有個接不下來，我可以捂着臉一走。現在我先答應完了侯當家的，我若是再說不敢奉陪，我栽跟頭也沒有這麼栽的。不過剛才侯爺講的是比拳，如今又興出這個道來，未免差點味兒罷，我說侯當家的是不是？」

馬殃神侯震慕的臉一紅，向洪大壽說道：「洪老師，我絕不敢強人所難，洪老師你若是腳底下不大利落，咱們可以說了不算。」

左臂金刀洪大壽呵呵冷笑道：「侯當家的，咱們誰別陰誰。我洪大壽是鐵錚錚的漢子，頭可斷，人不可侮，莫就只這幾把尖刀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們也得比畫下來看了。侯爺，你不用藐視我姓洪的，還不定誰行誰不行了。侯當家的，就請你趕緊預備吧。」

馬殃神侯震又含愧又覺得計，向商家傑的壯漢一點手，過來四人，從東西兵器架子拿過

十二把刀來。兵刃架子以刀爲最多，刀的種類也多，當時所以毫不費事，立刻取來應用。壯漢們用大槍花槍把地上穿出窟窿來，把刀鑽埋在地上，刀尖子在外面露出一尺多長來。這十二把刀散佈開，佔了三丈多的地勢。

洪大壽忿忿不平，向馬殃神候震道：「候當家的，刀山旣已擺好，請你賜招吧。」馬殃神候震，立刻一亮式，是通臂拳，這趟拳是輕靈巧快。左臂金刀洪大壽把刀早遞到夥伴手中，自己想到已上了人家的當，說不出來不算。立刻在候震對面一站，微一拱手，道了一個「請」字，立刻把門戶一立，施展五行連環拳，在刀林之中，與敵相抗。他這手拳法，輕靈不足，沈實有餘，但一招一式全下過功夫。洪大壽十分小心，未肯輕視敵手。尤其是步眼處處要得留神，雖不是步步有刀阻着，可道進退也得時時當心。這一來兩下裏未免較平時稍慢。

洪大壽與候二鬥了數合，漸漸把招改快。心想這種插刀較拳，利於速戰，一耗長了，自己非傷在這裏不可。招數越來越緊，施展連環進步，一招變三式，欺近了候震，用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了招『白猿摘果』，往侯震的面門一點。侯震在外一封，洪大壽倏然往回一撤招，左掌往外一穿，變招爲『黑虎掏心』，拳鋒直逼侯震的中盤。侯震往後退避，已竟趕上埋刀的眼；隨即斜着一擡身，立刻竄出丈餘遠去。洪大壽跟身進步，往前一蹶身，立刻跟踪趕到。『黑虎伸腰』，立刻往前一探掌，照着侯震，劈胸就是一掌。侯震用『獅子翻身』，往回一翻，也想用虛實莫測，欲進姑退，乘旋身敗退之勢，猛然反撲過來，揉身進掌，疾求制勝，擊洪大壽於掌下。洪大壽跟招應招，也是利於速戰，侯震一翻身，洪大壽也往左橫身，往回下一斜身，用足了十成力，一個『扁身踩子腳』，右腳照侯震下盤踹了出去。

侯震迴身反撲之勢也快；這一來，洪大壽的右腳正端着侯震的右腿迎面骨。但是他全身的力量，正往洪武師這邊撞，兩下裏勢疾力猛，侯震仰面向後倒去，洪武師也被震得往回下倒來。只聽兩下裏一齊『哎喲』了一聲，馬殃神侯震被地上的尖刀穿着左肋扎過去。洪武師也被尖刀穿着左肩頭，扎了過去，立刻鮮血竄了出來，兩人立刻全暈了過

去。

兩下裏全過來人，各自救護自己的人。那馬殃神侯震受傷反倒較重，血蹟殷然。作法自斃，自己割的道兒，自己反倒受了重傷。姚方清忙過來查看，教手下人，把這兩個受傷的全搭到屋裡，給敷藥扎傷，牧場羣雄咬牙含怒，分了一個人，去照應洪大壽。這裏商家保的人，立刻把地上埋的刀全撤下去。

這裏袁承烈憤然而對面姚方清說道：「我們話宗前言，還是請這位羅老當家的下場子，由在下奉陪。」那知道這時赤石嶺的坐山鷓刁四福，有些吃不住勁了。自己的同手弟兄一同來的，侯震當場受重傷，生死莫卜；自己要不上一場，就這麼回去，未免不像話。況這事弄到商家保頭上，骨子裏自己才是韓家牧場的正對頭；若不上場，既教陰鷲文葉茂輕視，也無面目歸見本山弟兄。遂從帶來的弟兄手中，要過自己帶來的一柄七星尖子，左手倒提着，走到場子裡。向袁承烈一點手道：「袁老師，我刁老四不才，要跟尊駕領教領教。袁老師，你肯下場子麼？」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袁承烈憤然答道：「那有甚麼不可。你老兄是赤石嶺當家的，我不止於奉陪，我還一要找刁當家的你算算帳呢。韓姚兩家的事，沒有尊駕也完不了事，我先跟尊駕過過招，咱們回頭再算帳吧。」

當時袁承烈就要下場子，驀然背後走出一人道：「袁老師，你先等一等。他們同夥的弟兄受傷栽在這裏，就有他們同黨不含糊。難道我們就沒有同道的弟兄了麼？我李澤龍要跟這位當家的先領教領教。袁老師請你略候片刻吧。」袁承烈側身一看，這人正是金鏢李澤龍，知道他跟着洪武師是莫逆的弟兄。這次他上場，是朋友應當盡的義氣，自己那好不暫時退步。遂拱手道：「李老師只管請，我在下給你老兄接着。勝敗沒有關係，反正韓家牧場的弟兄，那個也含糊不了。」李澤龍道：「好吧，袁老師給我接着點。」說話間竄下了月台，到了場子裏。

坐山鵬刁四福，在東邊一帶，很有個「萬」兒，身上的功夫，很有兩下，慣使一口扎把剋尖刀。當年在寧安一帶，也踢過兩次場子，把萬兒闖出來，遂連合幾個遼東道上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「風子幫」中的能手，在赤石嶺盤據起來，居然一帆風順，很作過幾水大買賣。可是自從受好友葉茂所託，在寨邊圍子拾了這水買賣之後，自己也深知是老虎嘴上拔毛，不過既已動了人家只可招呼到底了。這時見過來的這位武師，年在四旬左右，濃眉巨目，黑紫的臉膛，虎背熊腰。來到場子當中，向坐山鵬刁四福道：「這位當家的聽說是赤石嶺的瓢把子，像我這種無名小卒，跟閣下動手，實算高攀。這位當家的是想過兵刃吧？」

刁四福答道：「這倒不拘，我看李老師有不大願意過兵刃之意。本來刀槍沒眼，一失手就得像他們二位，當場出彩。那麼咱們過過拳，也是一樣。」李澤龍冷笑道：「既然比劃上，兵刃拳腳全是一樣。我是因為到商家堡拜山來的，我們弟兄全是赤手空拳，只好向這裏借着使用了。當家的你不用拿話陰人，我李澤龍要是怕死貪生，畏刀避劍，就不下場子了。」走到兵刃架子前，伸手把架上插的一對雙懷杖取到手中。

坐山鵬刁四福一看人家抄起這種兵刃，不禁暗暗吃驚。傢伙上歷來是一寸長，一寸強，一寸短，一寸險。這一對懷杖施展開，在一丈五六以內，不容易欺進身去，錯非手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底下有真功夫的，才能應付。這時見金鏢李澤龍提雙懷杖走過來，遂佯笑說道：「原來李老師這種傢伙上，下過功夫，我在下可不定接的下來，接不下來。你老兄請賜招吧。」李澤龍道：「刁當家的，不要客氣，咱們比劃下來看。」說着雙懷杖往左臂上一抱，右掌往左手上一搭，立刻道了個「請」字，走行門，邁過步，由左往右一盤旋。坐山鷗刁四福也是左臂抱刀，却也隨着李武師把式子亮開，也是從左往右。兩下裏是對面亮式，這一盤旋，却是背道而行，彼此各走了半圓週，立刻各往回盤旋，彼此往當中一湊。那坐山鷗，刁四福刀換右手，揉身進招。金鏢李澤龍也把左臂抱着的雙懷杖一分，雙臂一抖，嘩唧一亮式，立刻合掌一撞，嘩啦的再一分，兩枝懷杖的上節合到手中。脚下一點，往前進身，左手懷杖往外一撒，刷的直奔刁四福的面門便點。刁四福一斜身，懷杖點空，李武師的右手懷杖跟着刷啦的撲頭蓋頂就砸。刁四福不敢硬接硬架，往旁又一撒左脚，讓過懷杖頭，用掌中刀往懷杖上一封。跟着往外順懷杖一滑，刀斬李澤龍的腕子。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李澤龍右臂往下一沈，一個鷄子翻身，雙懷杖『玉帶圍腰』，照着刁四福，攔腰便打。懷杖帶着風已到，刁四福往起一聲，『旱地拔葱』，竄起六七尺來，斜着往下一落，李武師雙懷杖掃空。刁四福揉身進招，立刻翹尖刀遞到，照李武師的小腹便扎。李澤龍往外一帶雙懷杖，往下照刀背上便砸。刁四福用進步連環，往回下一抽刀，一扁腕子，就往李武師的下盤削去，李武師立刻往起一縱，往下一落，雙懷杖『雙風貫耳』，一分一合，照刁四福雙耳搗來。刁四福縮頂藏頭，往下一矮身，就勢往外一探右臂，翹尖刀隨着往外一展，『烏龍入洞』往李武師脛骨上便扎。李澤龍一個『拗步翻身』雙懷杖斜肩帶背，往下打來。刁四福抽招換式，掄刀進取。這位李武師一對懷杖旋展開，恰似兩條懶龍，上下翻飛。坐山鵬刁四福將全副精神來應付，兩下裏全是安心要把敵手折在當場，各把全身本領施展開。

走到十幾招，刁四福往李武師面門上虛點一刀，故意誑招，一擰身，刀拖在右跨下，往前一拱腰，故作敗走勢，把一個後背全現給了敵人。李武師見刁四福後背全交給自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己，那還肯再容緩，唯懼的雙懷杖竟掄起來，照着刁四福背上便砸。懷杖用足了力量，一堪堪已竟砸上，坐山鵬刁四福却一個『怪蟒翻身』，身隨刀進，『探臂刺扎』，直點李武師的心窩。

金鏢李澤龍招術一用老了，再想變招閃避，那裏還來得及，竟在這危機一髮，生死呼吸的當兒。往左一擰身，嚇的翹尖刀滑着左肋骨扎過去。就在這已被刀傷之下，右手的懷杖從下往上一提，噹的一下，兜在坐山鵬刁四福的刀刃上，翹尖刀飛到兩三丈高，才落下來，把刁四福的虎口震裂。兩下裏各往外一縱身，立刻雙方的人各來接應自己的人。那金鏢李澤龍助下的血立刻竄出來，杜興邦趕過來，向掌竿的弟子于二虎招呼了聲：「拿藥來。」

當羣雄決鬥時，雙方的人全都聚到空場。于二虎身邊帶着自己牧場裡的刀傷藥，急忙遞過來。杜興邦打開藥瓶子，把藥倒在掌心，把李武師的短衫撩起來。見這道傷口足有四寸長，有四五分深，皮肉全翻起。杜興邦立刻把藥末子給按在血上；這種刀傷藥只

要是剛受傷，立刻敷上藥，準能當時見效，武師李澤龍咬着牙，隨即向杜興邦道：「完了，韓邊圍子威的名算教我給毀了！」魏天佑道：「這算得甚麼，誰也保不定準成，咱們是自己人，沒有甚麼說的，反正對付韓邊圍子的人，教他們討不了好去。」

這時土太歲姚方清，依然立在場面，過來招呼着，教受傷的人到他堡中客房去歇息。魏天佑忙道：「我們不願再在這裏打擾了，我們這受傷的暫時可以回去，堡主以為可以麼？」土太歲姚方清冷笑道：「杜老師怎麼說起這樣話來，這商家堡那敢強留貴客，像韓邊圍子的人，來也是自來，去也是自去，任憑尊便吧。」魏天佑尚不知結果如何，不便跟他過形爭執，遂寒着面色道：「好吧，既是堡主這麼說，我們暫把受傷人送走了。」說罷，立刻吩咐帶來的掌竿弟兄，把左臂金刀洪大壽和李武師送出商家堡。外面有第二路人接應，把兩位武師送出堡去。

這裏坐山鵬刁四福，居然刀傷李武師，遂得意洋洋向快馬韓這邊的人說道：「我在下跟貴場的李老師過招，不料收招不及，教李老師受了傷，教我刁老四十分抱歉。不知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還有那位肯下場子來，再給我刁老四領招？」

武師劉雍見刁四福站在場子裏，得意賣狂，自己這邊已經傷了兩人，自己不能再看着，遂答了聲：「刁當家的，我劉雍給你領領招。」說着便往月台上走。就在這時，突由外面跑進來一名匪黨，來到姚方清面前，說道：「報，有虎林廳的單掌開碑陸萬川陸三爺到了，請當家的示下。」土太歲姚方清臉上立刻湧起一層笑容，隨向袁承烈，魏天佑等抱拳道：「衆位少待片刻，在下有位遠道的朋友過訪，我去迎接進來。他也是江湖道上人，我給衆位也引見位朋友。」說罷，不待袁承烈等答話，帶了身邊兩名黨羽，迎了出去。

這裏，武師劉雍遂也止步不前，這坐山鷓刁四福遂也收刀，湊到他們同黨身邊，竊竊私語。工夫不大，就見姚方清從外面進來，陪着十幾個壯漢。跟姚方清併肩而行的，是個面黑如鐵，短髯滿腮的鬚匪，說話聲如洪鐘，扇子面的身形，骨格十分壯健。隨在他身後的有七八名壯漢，一個個全是驍悍矯健，一望而知是匪類。看姚方清的神情，對

來人十分客氣，滿臉堆歡，陪着走上月台。姚方清隨向袁承烈道：「袁老師，我給你引見位朋友。這位也是我們這遼東道上的朋友，姓陸名萬川，有擊石爲粉的鐵掌功夫，江湖上的朋友們送了他個綽號，全稱他爲單掌開碑，住在虎林廳，差不多那一帶的江湖道全推他做領袖。」說到這，又指着袁承烈道：「這位姓袁名承烈，是關裏武林名手，又是快馬韓的朋友，現在來到商家堡的情形，陸三哥你已知道了，我不用再說了。你們二位全是成名的英雄，往後倒要多親近親近。」

還要給魏天佑，劉武師引見，來人陸萬川身旁，轉過一個赤面大漢，腦門子上一道刀痕，突向姚方清道：「這位袁爺我們早見過了，不過不是姚當家的說過的名字吧？我記得人家報萬兒叫袁嘯風，又叫袁振武，還算不錯，更名沒改姓，總還算够朋友。」說到這裏，用手一指袁嘯風道：「姓袁的，鄧二爺居然也有找着你的日子，咱們今天在這算帳吧。」袁承烈轟然一怔，及至看見這赤面大漢額上的刀痕，不禁怒氣填胸道：「無恥的匪徒，你已是袁某掌下餘生，你還道的那門子字號？」這一來商家堡的事未了，又一

引起一場尋仇報復。袁承烈奮發武怒，力戰羣賊，更因而威鎮遼東了。

第二十七章 林虎廳仗義懲暴

袁振武自負出離師門，竟與鷹爪王結識，又承鷹爪王轉荐，學得一身絕技，更勤在修練，用心勤苦。不幸故鄉禍起，孑然一身，來到遼東，風塵跋涉，茫無定所。有一年，來到虎林廳地面，見這一帶不像別處那樣荒涼，越近鎮甸，處處的小村落，人烟頗見稠密，袁振武來到遼東道上，到處皆以袁承烈袁驢風的名字示人，本爲避禍，所以改名；對於出身門派，諱莫如深。這天在虎林廳市面上一打聽，這裏實是一個大市集，所有附近五六百里的莊戶和獵戶，全在這裏做交易，所以這裏多少年來，總是這麼殷實富庶。袁承烈打聽明白了，當日適值是皮毛商列市，他們規定的是一三七日爲糧市，二五八日爲皮毛市。袁承烈走進這七虎林廳的市鎮，只見沿着街道兩旁也有堆積着剝好的各種獸皮，也有是現打來的各種野獸，陳列着。商人收買獵來的野獸，價錢比較着便宜，買回去，自己剝取皮骨。此地尙有許多處門面，全是做着細皮毛的生意，營業較大，看

他們門前冷冷落落的，其實做着極大的生意，有壟斷全市的力量。這細皮毛商所交往的全是北口西口以及蒙藏各處的巨商，他們也買也賣，交易的數目頗鉅。

這七虎林廳既有這麼大市集，別的商家也跟着沾了不少生意。可是這裏竟有些地痞匪棍，見有這些富商巨賈，在這裏經營着生財事業，他們變着法子，來剝削他們所得來的厚利。竟在這裏立的了處很大的賭場，招聚了許多私娼。一般酒色賭徒，趨之若鶩。這明是燬人爐，銷金窟，可是一般殷實商人，決不醒悟，受害的不勝枚舉。

袁承烈信馬游繩走進市街，見沿着長街的兩旁全是皮貨攤子，交易的正在繁忙。但是看那買賣兩方，絕少現銀交易，顧客在這皮貨攤子上選完了，跟那賣主講定了價格以後，那願主用自己帶來的帳本子，把買的貨色寫上，回頭就走。那賣貨的，立刻把他所選定的給摺疊起來，放到一旁。袁承烈一打聽始知這種交易全憑信義，極重然諾；賣主臨到收市後，把客人所選妥的立刻給送去了，價銀毫釐不差。即或客人有時買的價錢貴了，也不肯再反覆，必然如數付與。這種守信不欺，足見當時風俗的樸厚。若是買賣兩

袁承烈
第七回

方，有一方反復的，立刻其他商人決不再跟他交易，所有對於信用上全極力的保守。

袁承烈把一條三里地的長街全走盡了，覺得喉乾口渴。見街北裏有一家酒館，字號是醉仙居，裏面的生意倒也十分興隆。袁承烈走進酒館，裏面酒飯客很多。這塞外市鎮沒有較大的買賣，只不過平常的小賣。裏面的座客，也不甚整齊，有衣冠齊楚的商人，也有短衣粗野的獵戶，據案狂啖。高聲談笑。袁承烈自到遼東，倒也走了幾處，已經看慣了，自己檢了個靠窗子的座頭，那木窗高度着，正可看看街上的來往過路人。堂倌過來，把杯箸擺好，袁承烈叫了幾樣菜，教堂倌泡茶，又教燙了一壺高糧燒酒。這種高糧燒酒是關東的特產，風味極佳，酒力更大，沒有酒量的，幾兩酒就能醉倒。袁承烈坐在窗前先喝茶，又喝酒，自斟自飲，至覺着煩渴頓消，十分爽快。正在舉杯連飲，突然一片鐵蹄奔騰，人聲雜沓。袁承烈從窗口往外看時，有十幾騎烈馬，如飛的過去，帶得塵土飛揚。

馬行過疾，橫衝直撞，走在這麼窄的街道上，十分危險，行人一個閃避不及，就得

撞死。袁承烈不禁皺了皺眉頭，鄰座正有一個粗漢他從窗口探頭看了看，趕緊把頭縮了回來，向他同桌的一個漢子道：「老程，你看見了麼？這過去的就是捨命周七，今天他一到局上，非出人命不可了。還有那火鬍子鄧熊，那小子更是陰毒險狠；他們兩人到了一塊，更是變本加厲，沒有別人的活路。這個姓孫的老客，可真叫倒霉。陸三這小子要不摻和，他還許多活兩天，這一來他們爺兩個，一個也別想活！」

袁承烈聽着十分注意，立刻想要向這旁桌上的人打聽打聽。那知外面一陣人聲龐雜，立刻又過去一彪人，只聽得有人嚷道：「走，咱看去，大約這回非常場出人命不可了。那個姓孫的爺倆全得把命送了，我看見那個老頭子已竟去了，咱們快看看去吧。」袁承烈一聽這番話，立時坐不住了，立刻少年引起好事之心，遂把堂倌叫過來，算清了飯帳，立刻出了醉仙居。

這時街上已到了收市的時候，路人也紛紛的往西街走去。聽路人說，人羣是往寶局去的，隨即跟隨在他們身後，也往西街走來。行人蜂擁在街西，在街東，有一所較大的

房子，門前站着許多人。跟着就聽得一陣呼喝叱罵，從門裏跑出一幫人來，忽啦的往兩旁一分，立刻看見幾個短衣赤足的漢子，從門裏拖出一個老者，已竟混身血跡，跟着又拖出一個三十許的漢子。剛拖到階下，有三四個漢子，全手拿着斧把，拍拍亂棍齊下，打得那男子鬼嚎。那老者猛的一翻身爬起，才看着更形可慘；一身泥土，遍體血漬，鬚髮斑白，也染了許多血，再和上泥土，更形難看。身雖立起，腳底下已竟沒準，悠悠幌幌的，努着力往那壯年人身上撲，嘶啞的聲音叫道：「你們把我老頭子打死吧，我沒想活着。你們就是活閻王，也得給我們爺倆留一條命啊。」

這夥子打手把棍一停，有個赤面的匪棍，暴喊道：「哥們別聽他這一套，跑到爺們眼皮子下賣死肉來，教你爺兩個一塊併骨吧！把那老小子拉下來。」當時那班打手們，七手八腳的就來拖那老頭子。那知那老頭子死命的抱住了他兒子，再不肯撒手。那班打手，一個個全是鐵打的心腸，竟有持木棒的要往那老者的手上砸。袁承烈看到這裏，心不能忍，氣不能壓，立刻往前一躡身，竄到那被打的人面前，一抬腿，照着那持木挺的

匪棍脈門上一脚尖。把匪人踢得吸啣了聲，甩着腕子直轉。袁承烈復又兜着匪人的左朋一脚，蹣了個正着。站在寶局門口的兩個匪棍，一見大譁，立刻往前一撞，兩人分左右撲過來，左邊是捨命周七，右邊是火鷄子鄧熊。

捨命周七一拳，照着袁承烈的右耳輪便打，火鷄子鄧熊是兩手撲過來便抓。袁承烈突然往前一探身，捨命周七一拳搗空，被袁承烈一刁腕子，「順手牽羊」，一轉身，往前一帶。這一來，兩人登時丟人，嘖的撞在一處，兩人臉對臉一撞，一個是鼻破唇腫，一個面門嘴唇全破了，全是一臉的血漬。

這兩個匪棍從沒有吃過這麼大虧，登時全把手叉子拔出來。那捨命周七手黑心狠，大叫一聲，一轉身，揉身而進，照着袁承烈的小肚子便扎。袁承烈見來勢過猛，往右一滑步，容這手叉子點着胸前遞過去；倏的雙掌一分，用「七星手」，左手一切敵人的右臂，右手變掌式往外一展，砰的一聲，打在捨命周七的「華蓋穴」上。這一掌把這周七打出好幾步去。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那火鶴子鄧熊急忙來救，手叉子奔袁承烈的後心刺來。袁承烈一上步，手叉子擦着右肋過去，袁承烈一掌把捨命周七打出去，身隨右掌往外一傾，鄧熊的手叉子也走了空招。立刻往下一殺腰，用『轉腳擺蓮』，砰的一腳，踢在鄧熊的右膀上。這一腳尤其厲害，這西後街街道又窄。把火鶴子鄧熊撞到對面牆上，左額角撞傷。再加上以先跟捨命周七互撞的傷，這時滿臉全讓血染過來，火鶴子倒成子血鶴子了。

鄧熊急的怪叫着嚷道：「好小子，真敢傷鄧二太爺的金身大駕，反了你了。哥們，亮傢伙，把這小子廢了，可別教他走脫了。」本來這羣匪棍全是亡命徒，慫不畏死，平日沒棗樹全要打三竿子，這時有他們首領招呼着動手，那還肯留情，立刻手叉子，單刀花槍，木棍，全亮出來，往上一圍，聲勢汹汹。看熱鬧的老百姓，沒有見過大陣勢的，看着無不心驚胆戰。袁承烈一看這情形，不下狠手，決難把這羣匪棍鎖住。並且尚有那受傷的孫氏父子全在匪棍手下，生死呼吸，不得不趕緊把這羣匪棍全打發了，好把這被打受傷的父子全救走。衆匪棍各拿着雪亮的兵刃圍上來，袁承烈施展開空手進兵刃的功

夫，三十六路擒拿法，擒拿封閉，浮沈吞吐，聲東擊西，欲虛反實，運用間變化不測。袁承烈把絕技施展開，匪黨們空有六七柄雪亮犀利的兵刃，剎那間，被袁承烈打倒了四五名。

那捨命周七，跟火鶴子鄧熊一看情形不好，忙招呼弟兄們，把姓孫的爺兩個搭進寶局。袁承烈一聽，立刻怒叱一聲：「小子，你還敢扣留活人，今天袁二太爺要你的好看！」一縱步，竄到捨命周七的背後，鐵腕輕舒，立刻「嗤」的把這小子抓住，往起一提，左手抓住雙腿，給舉起來；向匪棍們喝道：「你們敢再動手，我先把他摔死！」火鶴子鄧熊一見此狀，登時氣餒，忙招呼道：「弟兄們，報仇不在一時，周七爺落在他的手裏，你們千萬別動手了。」匪棍們立刻全退到寶局門口，袁承烈道：「小子，你就是這裏的首領麼？」那火鶴子鄧熊從鼻孔裡哼了一聲，冷然道：「朋友，我們一個也走不了，你先把他放下。」袁承烈道：「我倒不怕你跑。」隨把周七往地上一放，那火鶴子鄧熊才又說道：「你既問到這，我不能不告訴你，可是朋友你既然出頭給姓孫的擋橫，你可始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終接住了。相好的，別含糊了！我在下並非這裏局頭，我是這局上看案的，我叫火鷄子一鄧熊。我們局頭陸三爺沒在這，要是他在這的話，相好的，準教你站着離開局上，我們陸三爺就枉在虎林廳這混了！相好的，你打算怎麼樣吧？」

袁承烈道：「哦，你不是這裏的當家的，你是看案的，人可總是你打的了。沒別的，我姓袁的要門門你們這夥土豪惡霸。現在放下遠的說近的，姓孫的我早打聽了，人家是老百姓，安善商民。你們饒插圈子吃人，還把人家父子全毀在這裡。沒別的，這場事到現在算完不算完？我淨聽哥們你的了？」

火鷄子鄧熊冷笑道：「相好的，你不用賣狂，我們周老七的命在你手心裏攢着，還會沒完麼，相好的，咱們話不用多費，你想把姓孫的帶走，請你自己帶着走，難道你還把我們的周老七帶去麼？」袁承烈道：「我要這種廢物作甚麼？我沒打算養活他。」火鷄子鄧熊道：「朋友，你既然敢出頭給姓孫的擋橫，你報個萬兒吧。是好朋友，誰也不能含糊了。你要是不敢露真名實姓，相好的，你還是怕事。」

袁承烈冷笑一聲道：「姓鄧的，你不用跟袁二爺叫陣，怕事的不來，來者不懼。我姓袁名嘯風，字承烈，偶然來到虎林廳，遇見你們這夥土棍。沒別的，袁二爺倒要領教你們這班狐羣狗黨，到底有多大道行？袁二爺本當即日離開你們這塊骯髒地，可是我因爲你既然還想報復，那倒容易，袁二爺在一進虎林廳的東鎮口的雙合店裏等你三天。三天內你自管邀那好樣的朋友找我去，官私兩面隨你的便。袁二爺既然動了你們，就含糊不了。我知道你們人傑地靈，沒有別的本事，在地面上使個手眼，把袁二爺擺治一下子，那也得算着。相好的，話已說完，我在雙合店等你，咱們不見不散。現在可不算姓袁的小器，我得煩你們派兩位把受傷的替我送走，連這姓周的也得避點屈，辛苦一趟！」

那火鶴子鄧熊方一瞪眼，要說不行，這個話沒出口，突然袁承烈使個拿法，在捨命周七的寸關尺上一較勁。周七疼的腦門上汗珠子有黃豆大，這一來他名叫捨命周，可捨不得不要命了，忙向鄧熊道：「鄧二哥咱們哥們既然栽在姓袁的手裏，沒別的，任甚麼事不會過了今天再說麼？」說到這，立刻向袁承烈道：「相好的，別叙廢話，你不是點一

的把人送到雙合店麼？走，你那擺着油鍋，姓周的跟你跳就是了。」隨又向打手們招呼道：「你們趕快教魯家店套一輛車來，送人家走。」

打手們一看這情形，就是大家齊上，也未必準是人家的對手，何況周七在人家手裏哩。遂忙到寶局緊鄰，魯家車馬店裏，套了一輛車來，七手八腳的把兩個受傷的搭上車去。袁承烈立刻抓着捨命周七，說了聲：「咱們走吧。」周七這時只有低着頭，一語不發，臉臊得像紅布似的。他素日在虎林廳橫行不法慣了的，今日栽這麼大跟頭，那還抬的起頭來。看熱鬧的人，要按平常，應該跟着起鬨叫好。可是先前寶局上打人，倒全圍上去看熱鬧，這時捨命周七等栽大跟頭，所有看熱鬧的反倒閉口無言，躲的躲，溜的溜，誰也不敢再貼近了。這是見周七等，雖現時栽在別人手裏，他們的黨羽尚多，要找別人的晦氣，還是一樣。

當下袁承烈緊隨着車子轉出西後街，直奔東鎮口，逕奔雙合店，相離本沒多遠，不一刻來到店門首。雙合店早有人把這事傳到了，這就叫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。陸三

寶局鬧事，早傳遍了街市，雙合店不願意招攬這個主兒，早打發夥計在門口等候。這時見這夥人蜂擁而至，忙湊到車前道：「衆位，敢是要住在小店麼？小店裏可沒有閒房了，請您到別家照顧吧。」

那捨命周七一隻手腕被袁承烈扯着，但是威風仍在，立刻一瞪眼道：「甚麼，沒有房子，媽的，你是要找倒霉，沒房子，把你的這座店拆了。」這個店夥一看是本街的惡霸，立刻蝸蝸蜚蜚的往後退着，向捨命周七說道：「七爺，我們天胆也不敢跟七爺玩槍花，再說這個買賣在這街上還指着您照顧，就是別位來，我們也不敢拿着財神爺往外推。你要是非照顧小店不可，您可得將就點，只有一個單間閉着，我怕您這些位住不開。」捨命周七這時忝不知恥，還要壯着自己的聲勢，向店夥道：「用不着你多操心，有一間算一間，七爺有家有業，用的着你操心麼？」

店夥見推不出去，只好往裏讓，把大車趕進了雙合店，店裏早安排好了，其實儘有閒房，他們潛教別的客人佔上，只留一個小單間，遂請袁承烈，連這受傷的人全進了屋。

○捨命周七跟隨來的打手，連屋子全沒進，只站在門外，聽候動靜。周七向袁承烈道：「朋友，你還想怎麼樣？你點的，我們全唱了，咱們是隨後再說，還是另有道兒，我們靜聽朋友你的示下。」

袁承烈早已鬆開了手，目視周七，笑道：「相好的，你請吧，我是在這雙合店恭候三天。相好的，有甚麼道，任聽你們擺，我可是有言在先，過期不候。」捨命周七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朋友，你等着吧，咱們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說完了，立刻帶領打手，轉身出店。這裏店家一見捨命周七走了，這姓袁的跟兩個受傷的仝住在這裏；雖聽人傳說是來了個外路縣人，到局上給被害人擋橫，究竟不明。這時見姓袁的竟帶着兩個受傷人落店，那捨命周七又親自送了來，更鬧得莫明其妙了。趁着給袁客人泡茶時，答訕着問道：「這位爺台，你貴姓？您跟局上的周七爺全是朋友吧？」

袁承烈道：「誰跟他是朋友，我姓袁的雖是異鄉人，還沒交過他們這種樣子的，欺軟怕硬，打鷄罵狗，跟窩囊包瞪眼，踹寡婦門。關東道上可是好漢子爭名立業的地方，

像他們這羣小子，我真沒把他放在眼裡。店家，你趕緊給煮些粥來。」店夥一聽，敢情這是陸三局上的對頭，跟周七是仇人，這一來可真糟。周七等這班土棍，沒棗的樹，全要打三竿子，我們這雙合店這回要教他們給抖落關了門。店夥趕緊到櫃房裡，向掌櫃和管帳先生報告。那知到櫃房時，捨命周七竟打發了兩個打手，到這裏臥底監視，正跟掌櫃說着話呢。

店夥不敢多口，在旁竊聽。局上兩名打手，張牙舞爪，胡天胡地正在說大話；開店的掌櫃的也在虎林應是個主兒，當是就跟這兩個打手交待了說：「這姓袁的，無論怎麼樣，店裏可不能多事；你們跟他事沒完，可把他看住了。店裏做的是買賣，人家要走也攔不住。你們二位要估量着不行，可得趕緊給局上送信，多派人安椿。雙合店不是一天半天的買賣，跟陸三爺也有個認識，別落個我們架砲往外打，不講義氣。」掌櫃的拿話把兩人扣住了，自己抽冷子又來到袁承烈屋中間道：「這位朋友，你跟這兩個受傷的是怎麼論？」袁承烈正在給孫氏父子敷自己帶來的鐵扇散，連吃帶敷，剛剛忙完；正在

問話。這時見進來人向自己說話，遂抬了抬頭。看了掌櫃的一眼道：「您貴姓？」掌櫃的道：「豈敢，我賤姓何，這個小店是我幹的。」

袁承烈道：「哦，你是掌櫃的，好極了，我正要找你老。您問這兩個受傷的麼，我跟他們非親非故，我只聽說他姓孫，究竟他是那兒的人，在局上受了多大害，我這還是現問哩。」掌櫃的搖了搖頭道：「哦，趕情尊駕跟他們並不認識，咳！這又何必呢，這場事您惹的可够瞧的，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？」說罷，看了孫氏父子一眼，把袁承烈調開說道：「客人，我這可是多於討您的厭，誰教您住在我這呢。俗語說店家店家，客人到了店裏，如同到了自己家裏。聽您的口音，也是咱們直隸人，常言道：同鄉護同鄉，我又是一個愛多管閒事的人，您既跟這二位素昧平生，淌上這場事，可真有些不值。這陸三的寶局可真够鬥的，袁爺，您這麼抓了他的臉面，您想他能完不能完？」

袁承烈道：「何掌櫃您這是番好義，承您的關照，我先謝謝你。」我也不用打聽，我都知道幹寶局的不是好惹的，我這是惹火燒身，自找煩惱。不過我這人的脾氣，就是看

過這麼欺凌良善，敲詐良民的土棍。我就是把這條命扔在這裏，我也算認命了，我摸了他們，我就索性得跟他們較量個起落出來。還告訴掌櫃的你，我別看是無名小卒，我可不能作那種不人物的事。我來到掌櫃的你這裏；我不能連累你。你只管放心。我已竟跟那羣小子們定約，我在這等他們三天，他有本事自管來找我。我或者也許等不到三天，我還許去找他們去哩。」

雙合店主何掌櫃搔頭道：「袁爺說的話，自然很義氣。可是你既動了他，你可知他們幹寶局的是誰麼？」袁承烈道：「我已跟掌櫃的你說過，他們兩邊，我全不認識。我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；任憑他是三頭六臂，我擎着他就是了。」

店主何掌櫃含笑道：「袁爺，您可別錯會了意，我與他們是素無來往。我既幹這買賣，這街上有這種主兒，我不能不細摸清了他們的身家底細。雖說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可也保不定碰在一處，我好有個隄防預備。幹寶局的那能有善良之輩，這個開寶局的更是加倍的不法。此人姓陸名萬川，據說有鐵掌的功夫，他手底下人標說他叫單掌開碑，究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其實不過手底下明白，有兩下子。不過這小子是甚更無法無天的事全做，結交匪類，走動官府，手底下養着一幫走狗，在這虎林廳一帶，真是蹀一蹀脚，四街亂頓，實在難惹。○袁爺你這來的時候，趕上他出門，沒在這虎林廳。袁爺你想，他若回來，能不能跟您善罷甘休，依我相勸，您還是趕緊離開這虎林廳，不必跟他們較這種勁。您一個出門做客的，在這虎林廳，官私兩面全不易討了好去。」

袁承烈沉吟良久道：「掌櫃的，你的好意，我心領了。但是，姓陸的就是活閻王，我也得鬥鬥他，我倒要見識見識他。我看掌櫃也是個人物，你想鬧到這樣，我能丟手一走麼？這孫家父子，不幫便罷，幫便該幫到底。我若一走，豈不更給人家，惹了大禍了？」掌櫃忙道：「袁爺您何必這麼滯，其實我攛掇你老走，也不是拿腿就走得開的，要走還得另想法子。你想這麼離開虎林廳，還怕不容易，捨命周七在這裏早安上人了。我是一份好意，我想趁這時陸三還沒回來，他們手底下的人好在全不是袁爺的對手，袁爺莫如再到他寶局上擠碰他們一下子。您從他寶局上一走，這虎林廳您把字號也叫足了

，把他們哥幾個的道行也打去五百年。至於我這裏呢，也毫無罣碍，三全齊美，袁爺你這麼辦多好呢。」

袁承烈一聽，這才明白掌櫃的是怕把他連累上，想把自己打發的離開他這店；但是他出的這道兒，也頗有理。袁承烈遂向何掌櫃說道：「何掌櫃，原來這寶局是姓陸的開的，這就是了。他們用腥賭騙了人，還敢羣毆被害的主兒，錯非是他這種土豪，誰能這麼無法無天。掌櫃的，你也是外面朋友，光棍一點就透；話不用多說，我無論到怎麼個地步，決不能教你這店裡受連累。既是你關照我，我心上很領情。這被打的爺兒兩個，我剛才只問了幾句。人家全是做買賣的客人，這位年輕的掌櫃的，是到這採買皮毛，把帶來的上萬銀子全輸在寶局上。他們知道人家在張家口歸化城幹着好幾個皮莊，拿人家常秧子，饒把這位少掌櫃的錢全詐了去，還把人扣在寶局上，楞教人拿五千銀子贖人。這種無法無天的，簡直跟請財神，架肉票一樣。這位老掌櫃的聞信趕來，到寶局上跟他們一說理，立刻把人家爺兩個打成這個樣子。我要是再晚到一步，這爺兩個不死也得全

廢了。可是人家是規矩買賣人，飛扔了，人家扔的起，往虎林廳告他們。大概也告不出他們手心去。我也不想跟他們嘔氣，可是我必得救人。我的主意，教他爺兩個回口上，有法子報仇，將來再說。這場鬥毆的事，由我姓袁的兜到底，決不能含糊了，弄個半途而廢。掌櫃的你要是真關照我姓袁的，咱們還做爲誰不認的誰。我教你們店裏預備車，你就給預備車，有攔擋的，有我一個人去打點，沒有你的關係，我自冇法子懲治這羣小子。咱們是光棍一點就識，誰也不用跟誰繞脖子，我是有甚麼說甚麼。我既敢鬥這羣小子，我索性得跟他們較量個起落出來，我絕不能把送殯的人埋在墳地裏。」

店主點頭道：「我要是看不出袁爺你是外場朋友，我還不這麼多管閒事了。好吧，咱們一言爲定；我幫了袁爺你的忙，你自然對的過我。就這麼辦了，回頭見。」店主何掌櫃走出屋來，袁承烈也沒往外送。掌櫃的先奔了別的屋去，故意的從裏面出來，站在院裏向櫃房招呼劉三：「十二號房的客人回來，你們怎麼開完了門，不趕緊給人家泡茶吃？你們越幹越滑了。院裏這麼髒，也不打掃了。這五號新來的客人屋裏，你們也得勤

看着點，不知道跟陸三爺周七爺是朋友麼？你們可估量着，可提防着兩條腿！」

掌櫃的站在十二號客房門前喊喝，故意教櫃房陸三寶局的打手們聽見。他站在十二號房前，邊說邊走，進了櫃房，見那兩個打手正在高談闊論，儘說些個沒招沒對的大話。○管帳先生只有隨聲附和，順情說好話；掌櫃的也是竭力的奉承。這兩個小子，一路狂吹，見有人讚賞，幾乎把自己的姓全忘了。那五號屋的袁承烈已把孫氏父子的傷全紮裹好了，又給他父子服下鐵扇散去。這種藥仗着是師門的秘製，頗有特效，只有半個時辰，藥力已行動開。那年老的商人，已能忍住疼痛，遂向袁承烈道：「袁爺，我父子死裏逃生，全仗着你老仗義相救，兩世爲人，恩同再造。我們爺兩個只要能逃得活命，定當圖報。這裏我們實不能再呆下去，我們爺倆的傷勢，也不是一天半天能好得了的，住這裏調養，太不方便。再說儘自教袁爺您照管我們，我們父子於心不安。況且寶局上這羣匪棍吃了袁爺的虧，也未必能甘心。我們爺們這兩條命扔在虎林廳，那算命裏該當，情屈命不屈；要連累的袁爺你有個凶險差錯，教我們父子居心何忍！方才店主的話，我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們也全聽見了，大概這羣匪棍不肯甘休，非找二次場不可。袁爺，咱們還是想法子，趕緊走開才好。光棍不鬥勢，不吃眼前虧。我們父子倒是不斷到虎林廳來，可是認識的只是些買賣商人；若研究鬧事鬥毆，簡直是自送命，一個幫手也沒有。強鄰不壓地頭蛇，我們還是離開火坑，緩開了手，我們爺們蓄着花個萬兒八千的，買出人來找他，非出這口氣不可。現在不怕丟人，我父子只好躲了；袁爺是我們的恩人，我不能教你行好受害，咱還是一塊走吧。你到我們那裏去，我父子還有一份人心，補報你老。」

這孫老頭兒一力哀求着袁承烈，請他趕緊設法離開虎林廳。那知袁承烈另有自己的主張，毅然的向孫氏父子道：「老掌櫃的，你不用駭怕。這件事我既然伸手多事，沒別的，一定有始有終，把你們父子送出虎口。至於我本身，毫不用掌櫃的你就心。我若沒有把握，我一個客居的游民，敢惹這種地痞匪棍麼？少時你們父子要是坐車走，能支持的住麼？」

那孫少掌櫃的却頓聲說道：「袁爺，你這次不啻從鬼門關上，把我們爺倆個拉回來

。這夥土匪實在太兇，我們總是掙扎著先離開，回去再想法報仇。慢說是稍吃點苦子，算不了甚麼，就是再多受點罪，總算我們爺們逃了活命了。你老自管看着辦吧，越快越好。」袁承烈聽了，微笑搖頭。老掌櫃的却道：「袁爺，你別看的太滯了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也想請你一同回口北。俗語說：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。我們存心報復，何必忙在一時，早晚總能找他來。再說不是我這有年歲的人，說話黏纏，我既說了不怕死，豈能再惜這條命！不過既承袁爺你一番恩情，救我父子，我父子不能說感激話了，可是我們要是自己走，只怕未必走的開。他們別看已竟用腥賭坑了我們上萬的銀子去；可是最後這幾千銀子沒到手，我們父子又逃出來，他們又挨了打，丟了人，他們豈肯甘心。這要是教我們自己走，袁爺你這份心就算白費了，我們爺兩個定要重落到他們手裏。袁爺你一番熱心。我們再落到他們手裡。未免太冤。請你無論如何，暫時跟我們回口北吧。這不算你老怕事，實在是你老救人救到底，要護送我們，並不是躲他們，怕他們呀。」

袁承烈含笑說道：「孫老掌櫃的，你不必就心，我若教你父子再落到匪棍手裏，我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也太栽跟頭了。這裏的事不用你管，我自自辦法。我一而打發你父子平安上路，一面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是一笑，隨即站起來，向這位老掌櫃再保障一句道：「你們爺倆候着，任甚麼不用管，全有我了。」一邊說着，走出屋去，站在院裏向櫃房那邊招呼道：「夥計快來，我這有事。」

店夥答應着從櫃房中出來，向袁承烈道：「袁爺，你有甚麼事？」袁承烈道：「你去給我輛長趟子的車來。從這到張家口，價錢你看着辦。」當下店夥慢答音的向袁承烈道：「袁爺，你可得候一候，這兒離着車馬店很遠，這時候又不是出車的時候，你還是一早起身不好麼？」袁承烈怒叱道：「你少管我的閒事，我吃飯給飯錢，住店給店錢，幹甚麼由着你管？」店夥陪着笑臉道：「爺台，你別着急，我這全是好意，我這就給你找車去。」說罷轉身回了櫃房，忙向掌櫃的說道：「掌櫃的，那姓袁的，教我給他叫長趟子車，大約是要走，掌櫃你看怎麼辦？」

店主何掌櫃立刻站起道：「怎麼，他想走，那可不行。他走了咱們怎麼對的過周七

爺。」扭頭對局上派來的兩名打手說：「侯爺，祝爺，這姓袁的大約想走，二位看怎麼樣。」那個姓侯的打手立刻跳起來說道：「好小子，想走，得把狗腿留下，我們先鞭他一頓！」嘴裏說話雖橫，可不往外走。那姓祝的打手忙道：「二哥，你先別着急，咱們動他極容易，不過七爺只吩咐咱們在這裏看住他，我看咱們還是趕緊知會周七爺，聽他的意思再動手，省得驚動了這小子，回頭周七爺怪罪下來。」那姓侯的立刻趁坡兒下，點頭道：「也好，好在他也走不了，咱們先給周七爺送信去吧。」隨又向店主何掌櫃的道：「掌櫃的，人可交給你了，你只要讓姓袁的走了，別說有你的好看。」說罷忽忽走出店去。

這裏袁承烈沉一會兒來一趟，直催店家，趕緊找車。店夥只是一味支吾，不肯給找。袁承烈也明白店家怕自己走了給他們留禍。無奈自己正急着送孫氏父子脫離險地。袁承烈不禁性起，大罵店夥，店家只陪笑並不做聲，好在彼此離着很近，一會兒工夫，那姓侯的打手已從寶局上回來。

那鄧熊是單人獨騎，寸鐵不帶。到了店裏，掌櫃的小心陪笑，把火鶴子鄧熊迎進櫃房。火鶴子鄧熊向何掌櫃的道：「何掌櫃你放心，這沒有你的干係，只要你處處小心，我們一定對的過你就是了。姓袁的怎麼樣了？」掌櫃的忙道：「他還沒走，在他屋裡了。」火鶴子鄧熊站起來道：「我找他去。」掌櫃的這時心提到嗓子眼裏，陪笑向火鶴子鄧熊道：「鄧爺，我看你要收拾他最好還是用話把他誘到你那寶局上去，姓袁的這小子，手底下很有兩下子，要是到了你的寶局，那裏能人很多，就算他是神仙也跑不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鄧熊遂冷笑着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請放寬心，咱們誰跟誰沒怨沒仇，又全在本街上做買賣，我們這能教你被累呢，你沒看我這跟他講理來的。我要是想摸他也不能這麼來，我們真要動他，就得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掌櫃的你放心吧，準沒你的事。」說到這走出櫃房，掌櫃的及夥計們在後跟着，那候祝兩個打手也隨在後頭。來到五號客房前，掌櫃的先招呼道：「袁爺你請出來，朋友找你了。」袁承烈在屋裏已聽見院中說話的聲音，從門縫往外張望，見是鄧熊跟掌櫃的和兩個打手，遂一推門走出來

○向鄧熊道：「相好的，三天的約會，莫非有點等不了，這就要見個起落麼？」鄧熊冷笑道：「朋友，我倒等的了，我看朋友你有點等不了吧。既然有約在先，大丈夫說話如白染皂，刀擱在脖子上不須反悔，要是說完了不算，那是婦人女子之流，朋友你怎麼說人物話不作人物事？」

袁承烈怒目叱道：「你那是滿口胡言，憑袁二爺言而無信，那個反悔？」鄧熊道：「你既定三天之約，爲甚麼竟要逃走，你走了，我們這場事朝誰說？」袁承烈冷笑道：「姓袁的是言而有信的好朋友，現在這場事你們是朝姓袁的說，還是朝姓孫的說？」鄧熊道：「自然是全朝哥們你說了。」袁承烈道：「着哇。既是朝姓袁的說的，那你幹甚麼姓袁的始終在這等着，沒離開地方，總算够朋友吧。」火鶴子鄧熊道：「你既然沒想走你幹甚麼教店家預備車輛？朋友，咱們全是江湖道上人，要是拿着別人當傻小子，那可不够朋友了。」袁承烈道：「你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姓袁的這場事不完，你到休想教我離開這了。姓孫的是買賣商人，被你們打得遍體鱗傷，難道你還想把人家扣在這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里麼。」火鷄子鄧熊道：「論理你們這班人誰也不能走，得把這場事完了才算。既是朋友你接到底，我們就朝着你說了，姓孫的願意走自管走吧，我們絕不阻攔。」袁承烈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不加攔阻，我姓袁的也不爲己甚，你請便吧。」

火鷄子鄧熊悻悻的退去，可是他們那肯就走開，又從寶局上調來四個不怕死的亡命徒，教他們暗中監視着，不得放鬆一步；這四名打手，遂暗中緊把着雙合店門。袁承烈忙催着店家去找來車輛，袁承烈到店外看了看，見寶局上更安了暗樁，自己一想，這種情形，孫氏父子怕走不開。遂回到屋中，向這孫老掌櫃的道：「老掌櫃，這虎林廳你沒有朋友麼？」這位孫老掌櫃聽出袁承烈說話的用意，遂惶然道：「我們在這虎林廳也不是沒朋友，同行交往很有幾家可以的主兒，不過人家在這虎林廳差不多全是老實的買賣人，惹不起事的。只有離開虎林廳百四五十里的盧家堡，那裏幹牧場的盧五爺，跟我是親戚，我只要投到他那去，就可以有點法子了。」

袁承烈道：「那麼，你把本地熟識的同行找一個來，教他們找十幾個獵戶，請他們

護送你父子到盧家堡，到那裏煩你這親戚把你父子送到口上，以保安全，我實在不能離開這虎林廳，不論如何，也得把這場事料理下來。」孫老者一聽袁承烈這種話，已知道是有些走不開，遂點頭道：「這麼辦也很好，我們同行裏準能辦的到。」

遂教店夥拿來紙墨筆硯，孫老者自己寫了一封信，打發店夥送去。信裏的情形是由袁承烈說着，孫老掌櫃的寫着，一面送信，一面招呼店夥，吩咐車上預備好了這就起身。車是早雇了來的，由店夥幫着把孫少掌櫃的架上車去，那老掌櫃的坐在車外，袁承烈坐在車轅上，跟着車一出店。那兩個在店外埋樁的，一見車輛出店，跟着全陪隨在車後跟綴着，往鎮外走來，袁承烈一望而知是捨命周七的羽黨，也不理會，任他們跟綴。車子走的一快，人腿無論如何跟不上馬腿，半趟街沒過，竟被落後了老遠。袁承烈暗笑小子們，我若是安心使壞，今夜先把你們狗腿累折了。

這時市集已散，街上立呈冷靜，車夫抖抖急馳，車身轆轤作響。驀地車身一側，車把式連聲大喊，車中人吃了一驚，細看時，從一個十字路口竄出一人，橫穿這條街。這一

人是榜闖，車子是雙套健騾，一時那裏收的住繮，車把式雖是熟手，在這時也有些手忙脚亂，往裏懷一攔纏，拚命喝道：「倭紆！」車上的二套倒是勒住了，頭一套的大健騾子立刻被後邊的騾子一蹙，跳了起來。那闖路的人哎喲了一聲，立刻一溜翻滾，倒在路旁。車把式心中驚慌，心說這人不死必傷。車子已住，袁承烈頭一個跳下去。街上只兩家舖戶有燈光，可是離着又遠，路上非常黑暗，辨不出這行人是否受傷，以及傷在那裏。遂立刻回身，把車上的紙燈籠摘下來，往這行人身上一照，只見這人一身短衣裳，橫眉怒目，一臉強悍之氣，細看他身上又無傷。袁承烈心中明白，立刻把面色一沈道：「喂，朋友，你有甚麼急事，這麼榜闖？相好的，你倒是爲點甚麼，拿着小命當兒戲？喂，怎麼不說話呀？相好的，你怎麼躺下的，我看的清清白白，咱們打開鼻子說亮話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第二十八章 亡命徒沿路劫讐

行路人哎喲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可把我碰死了，我這兩條腿準得折。你們有甚麼勢力

也不行，反正軋死人得償命。好，饒擗了人，還說不通情理的話。好，咱們有說理的地方，你別走了。」袁承烈道：「相好的，少弄這套。我沒打算走，殺了人不過償命，你說怎麼樣吧？」那人道：「怎麼樣？賠腿治傷趁早給我治好，算完事。」袁承烈道：「朋友，你那兒受傷了。」那人道：「那兒受傷了，好輕鬆話，我兩腿全折了，趁早賠我的腿。」袁承烈笑道：「相好的，你算遇上了，我還是專門會治跌打損傷，傷筋動骨。至於治折腿，那更是咱的拿手，你這腿小事一段。」那人一聽，咬啣着坐了起來。孫氏父子等心中暗笑，心說，這小子碰上魔星了。

只見袁承烈說着話一下腰，就要拉那人的腿，那人忽的跳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袁承烈哈哈大笑道：「朋友，腿好了，真是手還沒到，病就除了。」又道：「你的病還沒好利落，朋友，隨我到車上治去吧，管保給你除根。」搶步上前，就要下手。那人不由閃身後退，舉步要走。袁承烈橫身阻住，伸手抓住那人的手道：「朋友，你今天遇上了我，我碰了你，我若不給你治好傷，做鬼也不痛快。相好的，你想走，可不行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○」那人大嚷道：「你這是幹甚麼？你會治，我還不放心呢。你要把我害了呢？」袁承烈怒道：「我憑甚麼害你？我和你往日無仇，近日無恨；你教我賠腿，我一定賠，你搗完亂，要想走，朋友，你的亮子差點事吧。」

正在吵嚷，突聽得那街西一帶，一陣馬蹄聲響，從那邊如飛的闖過兩騎馬來。馬上兩名短衣鬚刀的壯漢，軍馬來到近前，突的一領繩繩，從車旁擦着過去。馬上人扭頭向下面看了一眼，揚鞭如飛而去。袁承烈爲躲馬，不覺鬆了手，這個挨摔的漢子，忽的咬牙說道：「好吧，你們饒撞了人，還不講理，我算認准了你們了。相好的，等着吧，你走不開。我要不給你點厲害，也不知我是誰。」說着滋牙裂嘴，轉身又要走。袁承烈大怒，厲聲叱道：「小子，你吓唬誰？你倒是睜開眼，看看二太爺是吃這個不吃這個？你這時想走，大概是看你們的夥伴已竟來了。相好的，你枉費了心機，姓袁的早明白你這套了。相好的，有甚麼招兒快使去吧？袁二爺釘着你呢。」當時這挨摔的漢子不再答話，轉身就走，走出十幾步去，連腿全不那麼癢了，竟自轉入小巷而去。

孫掌櫃見那人走了，這才向袁承烈道：「袁爺，這是甚麼意思，我們撞倒了他，他真這麼老老實實的走了嗎？」袁承烈聽了，冷笑道：「掌櫃的，你看不出來麼，這是邪活，這一定是陸三寶局上捨命周七的毛病。這小子是認定我要撤身逃走，所以打發一個狗腿子到這裏來，故意跟我們搗亂，老掌櫃你沒見剛過去兩匹快馬，正是他打發來的，一定在虎林廳鎮外埋樁邀劫。小子們竟用這麼拙笨的招兒，來跟姓袁的使喚，這可不怨我手辣，我倒要擺治擺治信羣小子們，是他們也嘗嘗姓袁的厲害。」

袁承烈只顧震怒放言，趕車的把式一聽，立刻愕然道：「怎麼，真是捨命周七要在半路攔劫麼，這可得隄防隄防，這班地痞匪棍，我們早已知道他們的底細，他不但開寶局，包攬私娼，並且還有更違法的事哩。他們局頭陸萬川，出身很不清楚。據說這陸萬川專結交各處招大幫的掌山頭的，殺人放火的強盜，很有些個匪類，在別處不能立足，就來到他寶局上內潛藏。收贓，窩匪，這陸萬川拿着當正經事業幹，官私兩面他全接的住，在虎林廳一帶的人全奈何他不得。袁爺既然跟他套上過節兒，我看這輛車怕不易走

開了。袁爺，可不是我這趕車的胆小怕事，你老長在外面跑，沒有不明白的，其實我們一點損失受不着。輪到遇上事，我們往旁一撤身，決沒有連我們一塊兒動的。我看你老還是預備預備好，別再吃了他們的眼前虧。」

袁承烈向車把式一揮手道：「走，趕你的車，我早知道他們有這手了。沒有金鋼鑽，不攪碎磁器；我倒沒把這羣小子們放在眼內。我倒看看這羣小子們有甚麼手段，敢攔阻姓袁的去路。」車把式聽袁承烈的話風很硬，不敢再言，立刻吧啦吧啦的一連幾鞭子，這雙套的健騾鐵蹄翻飛，向前馳去，眨眼間已離着虎林廳的鎮甸口不遠。本來應該在這裏停車，袁承烈跨坐在車轅上，凝神往前察看，見鎮甸口一帶，隱隱似有兩三個人在那裏幌動。袁承烈向孫老掌櫃的低聲道：「不要停車，我倒要看看這羣匪棍用甚麼手段，來邀劫我們的車輛。」孫老掌櫃的方要說：「袁爺，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。」這句話沒出口，袁承烈一按車轅，聽的竄出丈餘遠，落在車前，又一下腰，立刻往前蹣跚的連連蹣跚，眨眼間已到了鎮甸口。

鎮甸口有三四個人，在黑影裏溜來溜去。袁承烈見這幾人的打扮形色是獵戶的模樣，遂作爲漫不經意，向這暗影裏的人問道：「喂，朋友們，可是東盛號的麼？」那暗影中的一個壯漢說道：「哦！趕是袁朋友麼？」袁承烈道：「正是我在下，那位是頭兒？」這答話的說道：「俺是鐵胳膊張六，我們同夥弟兄全歸我調度。我受了東盛號掌櫃的囑託，教我們在這裏等候袁爺。我們大幫的弟兄全在窪裏等候着，人多了這裏太扎眼，怎麼車還沒來麼？」

袁承烈道：「我也正爲着這裏人多扎眼，我本當在這裏，把他們爺兒兩個交給你們。不過小子們竟敢在中途邀劫，跟我弄起手段來，我倒要跟這羣小子們較量較量。」當時這獵戶頭兒竟自點頭答應道：「袁爺，你自管動手收拾，我們弟兄們接你的後場。袁爺請放心，我說句放肆的話，我在下手下還可以料理他們十個八個的。」袁承烈道：「好吧，張師傅，你能够幫我的忙，我在下承情不盡。只是我跟他們有約在先，只憑我單人獨騎，跟這羣匪棍們招呼。不到不得已時，絕不能請人幫忙。張老師傅，請你保護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住了老掌櫃的父子；只要有敢動他們爺們的，請你幫幫忙，別的事不用你管。「你先請吧。」

說話間，後面車子已竟跟了過來。袁承烈搶行一步，向車把式道：「喂，往外趕啊，咱們的车子走到那兒，也含糊不了。」袁承烈是容心說這種話，明知道有敵手埋着暗樁，故意的教他們聽聽。當下這車在車把式吆喝聲中，趕出鎮外。走出沒有半箭地，突然對面一陣響鈴響動，鐵路翻飛，豁刺刺的飛奔來兩騎馬，和車子走個碰頭，兩匹馬立刻抄着車旁過去；袁承烈並不理會。這兩匹馬走過去功夫不大，竟從後面又抄了回來，眨眼間又竄到車頭裏，一直順着大路下去。

袁承烈微微冷笑，暗加注意，知道這定是陸三的寶局上邀來的江湖道上的朋友。這分明按綠林道「上線開爬」的手段。趁着車往前走，暗向車裏的孫氏父子囑咐了幾句。教他們不要駭怕，絕不能受毫髮之傷。孫老掌櫃已知袁承烈其實好身手，決不會落在匪徒手內，但是心中仍不無惴惴。車往前又走了不遠，那兩匹馬又圈了回來。來到車前，

把牲口的繮繩一領，一盤旋，牲口站住，正擋着去路，一聲斷喝：「喂，朋友，你就頂到這裡吧。想走，你也不嫌栽跟頭嗎？」

車把式忙把車勒住，把鞭子往懷中一把，往旁一溜，這算是江湖道上的規矩，沒有他的事了。袁承烈很從容的一按車轆，騰身躍到前套牲口前，丁字步一站，冷然說道：「嚇，貴寶地還有硬吃硬摘的朋友麼？這倒失敬了，二位在那裏安窩立寨？我這外鄉人不知道虎林廳一帶，還有好朋友把着這條線。相好的，你們怎麼就看着我們這種逃荒難民似的苦朋友『合了點兒』呢？朋友們可有點輸眼了。我們這車連頓飯錢全沒有，朋友們還是另照顧別人吧。」

馬上的匪徒相繼下馬，有一個身量高大，語音也分外粗暴的，向袁承烈道：「姓袁的，你少要跟爺們裝蒜。你爲什麼來的，我們爲甚麼來的，彼此心裏明白，誰也別跟誰裝着玩。姓袁的，你這是想往那兒跑，說痛快話吧，難道還真個等我們動別的麼？」

袁承烈道：「哦，這麼說，你們二位是單爲我個人來的麼？二位一定是陸三寶局上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的腿子朋友了。可是你們二位問的話，我不大明白。你們說我往那兒跑，我還沒打好了主意。我跟那鄧周二位已定了約會，是在三天之內，我淨擎着他們的招呼。這時日子還沒有到，你們二位竟不辭辛苦，截在這裏等我，你們有甚麼說的，就趁定說甚麼吧？姓袁的長了兩條腿，我願意往那裏走，就往那走，誰想攔阻我，誰得拍拍脖梗。可是二位的貴姓高名，我還沒領教，朋友們可以報個萬兒麼？」

來人中那個身量高大的說道：「我在下名叫宋傑，這位名叫穿山甲崔貴，在關東道上，是無名小卒。今夜是受朋友所託，來到這兒，恭候袁爺的大駕。請你言而有信，隨我們翻回虎林廳，了結你們兩下的事。袁爺，你也是久走江湖的朋友，光棍一點就透，話不用多說，你難道還不明白麼？」

袁承烈冷笑道：「你們二位就是爲這點來事的。好吧，二位請回，姓袁的是要名不要命的漢子。說話如白染皂，決不會像婦人女子之流。我既跟姓鄧的姓周的訂下約會，那能栽給他？我現在把孫家爺們送走，仍然回雙合店等他們。二位告訴鄧周二位，要是

怕姓袁的不够朋友，就該自己來。自己不敢跟姓袁的招呼，也得等到三天的約會到了；姓袁的不到，再找來才對。這麼日期沒到，先來邀劫我，我姓袁的老實說，有點不大願意。如今話已說明，二位看怎麼樣，我是靜聽你們的吩咐。」

身高的聞言側顧，意涉遲徊；那個身量略矮的匪徒厲聲說道：「姓袁的，你自以為理直氣壯，不過你這種行爲，有誰肯信？你自己說的，你的腿長在你的身上，你要是從這兒一去不回，誰能把你的請回來？朋友，別費話，請回虎林廳，我們拿好朋友看待你。你要是儘自跟我們裝不懂，耍嘴皮子，姓袁的，我們是爲甚麼來的，你總得想一想，你可別怨我們無理！」

袁承烈一聲冷笑道：「姓袁的歷來是我行我法，你要想干涉我的行動，我倒要看你們哥兒倆擺甚麼陣勢。」

那個身量高大的壯漢名叫宋傑的，立刻厲聲說：「姓袁的，你是一股出溜屁，說了和沒說一樣。我們把光棍話交待在頭裏，你這麼不識好歹，我們可要無理了。」這宋傑一

真楞，話到人到，往這邊一縱身，劈面就是一掌，照袁承烈打來。袁承烈喝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急閃身，左掌往外一封，身形又一幌，右掌往外一穿，反往宋傑的華蓋穴擊來。宋傑手下並不弱，見敵人的掌鋒迅急，往回一撤掌，借勢一擰身，往外一縱。喝了聲：「併肩子，亮青子削他個小舅子！」宋傑的話方出口，那個叫穿山甲崔貴的，早已亮子手叉子，一縱身竄了過來。從側面旁襲，手叉子奔袁承烈的右肋猛戳過來。

袁承烈早已隄防，身形陡轉，用了手「盤馬彎弓」，往左一翻身，右掌照着穿山甲崔貴的脈門上切去。這一下子，匪徒咳嗽一聲，叉子嚙啣扔在地上，立刻甩着腕子，翻身就跑。袁承烈那裏肯容他走開，一個斜身塌式，「轉腳擺蓮」；蹩的正踹在胯骨上。崔貴蹩通的摔了個嘴啃地，鼻子嘴全見了血。

那宋傑見同夥受傷，憤怒之下，忙把七節鞭亮出來。惡虎撲食，前進一步，掄鞭攢頭蓋頂就砸。袁承烈喝聲：「呔！」往左一錯步，讓過鞭梢，右手駢食中二指，往宋傑的「三里穴」一點。那宋傑七節鞭已砸空，一條右臂要賣給人家，忙借右臂往下落之勢

往左努力的一帶，變招爲「翻身盤打」。袁承烈的右掌本是虛式，倏的往回一撤，左掌從右肘下柱外一穿，「肘底石拳」，向宋傑打來。這一拳迅疾無比，竟不容敵手變過招來。宋傑吃了一驚，忙往左一擰身，救招旁竄，倖得躲開這一拳，登時氣浮勢敗，喝了聲：「好小子，爺們不是你的對手，你走吧，回頭見！要教你逃出掌握，姓宋的姓你的姓。」說罷，拖着七節鞭，向同黨穿山甲崔貴，招呼了一聲，往來路逃下去。

袁承烈哈哈一笑道：「相好的不用跑，袁二太爺歷來不做趕盡殺絕的事，你們已營了袁二爺的厲害，袁二爺犯不上要你的命。姓袁的這就回虎林廳雙合店，見你們頭兒。往後再想替人擋橫，先問問自己有那種本領沒有；像這麼丟人現眼，還是少出來貽笑江湖吧。」袁承烈奚落了匪徒幾句，二匪早已跑遠，回頭還罵了兩句，沒入黑影中了。

袁承烈轉身向趕車的把式一揮手，立刻把車趕過來。又撮唇吱的響了一聲胡哨，潛伏在面前柳林的獵戶也趕緊過來，向袁承烈深致拜服之意。孫氏父子向袁承烈千恩萬謝，又勸他不必與匪徒嘔氣。袁承烈微笑搖頭，反向獵戶頭託付了一番，隨即分手，自己一

真個向虎林廳走來。路上果有匪黨們埋着暗樁，袁承烈沒把他們放在心上。

這時已到二更以後，袁承烈進了虎林廳，逕到雙合店落宿。這一來連店家全替那送走的孫氏父子懸系着，恐怕要走不開；當時店家並不知道孫氏父子已有人護送，袁承烈也沒向店主說明。袁承烈一個人在店房對燈坐了一會，盤算對付這羣賭徒土豪之法。到了二更，早早安歇，暗中提防他們潛來行刺。那知竟一夜平安無事。

捨命周七連遭折辱，自然不肯死心；他是想把局頭陸萬川找回來，或是再約出幾位有本領的人物來，把姓袁的毀在這裏。所以對於袁承烈，依然暗中監視，不肯放鬆。不幸他煩出來的那兩位找橫錢的，仍然折在人家手內；周七和火鷄子鄧熊焦急萬分，只得往各處派出人去，摸這袁承烈的底細，始終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。這兩個土豪還指望著既定了三日之約，總能緩得開手，遂又派專人，飛馬去給陸萬川報信。更想請那素和陸萬川交好的祁家窪當家的侯德泰，來給找場。只是這兩撥人派出去，全得兩天趕回來，但盼這兩天內不出事，就很好了，所以沒敢潛施暗算。他們這次遇到袁承烈，橫來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出頭，抱打不平，人又很扎手，他們自覺威風一挫，往後不好混了。這場事不知鬧個怎樣結果。這種要賂膊的地方，講究硬吃硬碰，硬摘硬拿，這一折在人家手裏，不把這個場找回來，寶局就不能再擺案子。這一夜陸三寶局上冷冷清清，趕到臨時請的兩個朋友又負傷大敗而歸，這一來更加了一層羞辱，急得火鷄子鄧熊和捨命周七兩人只有在屋裏轉磨。一宵過去，袁承烈倒是真沒走，他可不是真想等到三天，自己計算着，只要孫氏父子走出一二百里去，就不妨事了，容得他們爺倆走開了，自己再走。可仍打算來的明去的白，仍然是找到局上，得跟這擺賭局的主兒朝朝相。

火鷄子鄧熊，和捨命周七第二日早起來，重打發夥計，到雙合店去窺情聽信，囑咐在店中臥底的務必看住了人。跟着虎林廳官面上來了人，向賭局上要例規；賭局照例每天給虎林廳班上拿二十吊錢；隸胥與土豪互通聲氣，上下其手，已竟有一二年了，所以這裏擺著這麼個燬人爐，三天兩日私打鬥毆，地面上裝聲裝瞎，這全是拿錢買的。在百十年前，各地全是一樣，只要在賭局上拿掛錢，全是一天一分，不存不欠。今天早上是一

虎林廳班上的二頭兒毛腿杜魁，路經寶局門外，一看外邊的情形就不大對。平常這一早晨雖是散局的時候，一班賭徒多半要在賭局上流連一會，梳洗喝茶吃早點，賭局上每天到這時出的人不斷，並且門外也打掃乾淨，用水把賭局附近一帶潑得潮潤潤的。今天不止於門前沒人打掃，並且大門虛掩着，冷冷清清，沒有人出入。二班頭杜魁是來熟了的，自己逡巡裏走，直到了櫃房，見那五間上房寂然無聲，櫃房只有鄧周兩人，垂頭喪氣的坐在裏邊，似乎商量甚麼事。二班頭毛腿杜魁尖着嗓子招呼了一聲，舉步走進櫃房。那火鶴子鄧熊和捨命周七抬頭一看，全站起來打招呼，可是兩人不由己的臉全飛紅。二班頭毛腿杜魁看見鄧熊的額角上帶傷，捨命周七臉上也是青了一塊，腫了一塊，兩人好像都吃了虧，杜班頭不便直問，繞灣子問道：「鄧二爺，周七爺，怎麼陸當家的還沒回來麼？怎麼今天局散的這麼早 人全走淨了？」

捨命周七斟了一盃茶送過來 咳了一聲道：「杜二哥，您請坐，咱們局上又出了事了。」杜班頭毫不介意的說道「又有滾賭的了？咱們可不是關上門說大話，有攪局的只

管動他，官私兩面，他還會逃得出咱們手去麼？」火鞭子鄧熊道：「杜二哥，別題了，我們栽了。這回栽的太不像話，想不到竟栽在一個外鄉人手裏，我們還有甚麼臉面再擺案子！」周七也瞪着眼說：「虎林廳不好混了，出了拆咱們的了！」這二班頭毛腿杜魁聽着一怔，遲遲疑疑的向鄧周問道：「嚇，真有這種不要命的小子，敢到咱們虎林廳地面上叫字號？他有幾個腦袋，多少胳膊？居然還是外鄉人？你們哥兩個手底下全明白，何致於連案子全不能攔了，他有多少人？」

捨命周七面含愧色，向杜二班頭道：「好在杜二哥也不是外人，我全告訴你，你聽聽我們還怎麼混？我們這回真栽到家了，您看我們這不是全掛彩了麼？我們哥幾個就栽人家一個人兩條胳膊上了。」鄧熊也幫腔道：「那傢伙就只一個人。」

捨命周七遂把經過情詳向這二班頭杜魁說了一番。杜魁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這個叫袁承烈的居然沒走，還在雙合店裏住着。好厲害的傢伙，他真想在這虎林廳叫字號，很好，咱們要不把這小子毀在這裏，別說你們哥兒們栽不起，連我們也跟着栽。這姓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袁的倒是怎麼個來頭，難道他就沒長着耳朵，陸三爺在這塊地方是怎麼個主兒，他敢太歲頭上動土，真反了他了。」

火鷄子鄧熊道：「事情就趕的這麼巧，當家的要不往金鷄嶺去，也不致於栽到這步田地。這小子手底下頗有功夫，我們弟兄們跟他比畫了一陣子，竟致全敗在這小子手裏。二頭你說，我們要不找回這個面子來，這虎林應地面，我們還怎麼再站腳？就讓我們臉皮大厚，也不好抬頭了。」

杜班頭略一沉吟，想到這件事也有油水，值得買好，立刻向鄧周兩人道：「你們二位別着急，咱不能吃個虧。姓袁的小子單人獨騎，居然來到虎林應，咱們弟兄的牌匾，咱們要教他這麼走了；別說你們哥們栽不起，連我們弟兄臉上也掛不住。」說到這裏，站了起來，湊到兩人面前坐下，向捨命周七道：「周七爺，這姓袁的有人把住了沒有？」捨命周七道：「從昨天就按上了椿，雖然動不了他，他也走不了。」二班頭點點頭道：「好，看住了他，有力使力，無力使智。不論如何也不能教他出了咱們的掌握，你們

哥倆候着，我去找我們謝頭琢磨琢磨去。」火鷄子鄧熊道：「杜二爺肯攬過去，好極了；你有甚麼高招？咱們打算怎麼動他？」杜二爺頭道：「這可是事情擠在這裏，我也沒有甚麼高招，只有把心往肋條上挪挪，丟包下藥，隨便弄一手，教這姓袁的小子先嘗嘗咱們哥兒們厲害。我先把小子搭進去，教他天大的人物，也先飽打他一頓。咱們也別要他們的命，多咱這小子知道咱們的厲害，遞了降書降表，衝咱弟兄告了饒，才跟他算完。他也不敢再在咱們這裏攪惑了，別人也不敢炸刺了，這就叫殺一懲百。二位看這法子怎麼樣？」

火鷄子鄧熊和捨命周七一齊點頭道：「好吧，只要您肯幫忙，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。咱們哥們的事，你只管放開手去辦，怎麼辦怎麼好；用錢用人，只憑你一句話。別看我們陸三爺沒在家，也是一樣。我們這個寶局全仗着你們哥兩個給頂着，能够保全住了，我們哥三個絕不能沒有人心，吃甜水還會忘了挖井的麼？我們這淨聽你的招呼，好在你是自己人；我們說句洩氣的話吧，現在我們是一點招兒沒有，你趕緊回去跟謝頭商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量吧，我們淨聽你的信。要是能動這姓袁的小子，還是趁早動他，別容他再找到局上來，我們可就醜死了。」

這位二班頭把肚子一腆，傲然點頭道：「好吧，二位儘管安心候信，我這就回去。不是我背地裡說大話，就憑一個外來的小子，我們哥兒們要想拾奪拾奪他，大概還費不了甚麼事。你二位全交給我吧，咱們是急不如快，咱們回頭見吧。」說罷義形於色，出離櫃房。那火鷄子鄧熊和捨命周七急忙取出一包銀子，說是小使費，「慫給哥兒們分分。」硬給塞在衣兜，然後并肩而行，直送到門外才回。

兩個賭徒十分高興，班上的人這一出頭，就好辦了。這位二班頭還不怎樣，惟獨那大班頭鐵心謝祿，是有名的難惹，手底下不知弄送多少屈死鬼。他也知道跟江湖道結怨太深，輕易不敢出虎林廳；要是有事下鄉，總得帶幾個班上的好手，才敢出去，恐怕走單了，有人暗算他。只要謝杜二班頭肯使手段，姓袁的小子就別想逃出手去。鄧周兩人這裏暗自慶幸，同時還在暗暗的預備別的陰謀詭計。而店房中的袁承烈傲然不顧，只憑

雙拳自衛！

第二十九章 飛豹子鬧衙逞威

袁承烈早起在店中梳洗已過，告訴店夥鎖門，說要到街上買點東西，少時就回來。他打定主意，儘這一天的工夫，容孫氏父子走開了，自己便將飄然一走。他爲了自己前途，亟要尋訪一個人，犯不上在這裏再等甚麼三天的約會；晚間到陸三寶局上，好好的收拾火鶴子鄧熊和捨命周一番，自己抖手一走，離開這裏，聰算漂漂亮亮的，替安善商民除去一害。他此刻凌晨出來，爲是勘勘這虎林廳的街道，以防意外。披長衫才出雙合店，不想身後已有安棒的匪黨遠遠綴上。袁承烈故作不知，一任他們跟綴；自在街上轉了一週，買了些零星物件，仍然往回走。這時不已過末午初，今日街上冷冷清清，不是集期，沒有多少行人。走到雙合店前，只見店門口站着三四個壯漢，一望而知不是公門中的捕快皂役，就是匪類，暗中似全帶着兵刃。袁承烈漫不理會，走進店門；店中夥計們也都溜在櫃房門內，似在竊竊私談，臉上的神色也不對，很有些驚惶不安的情形。

袁承烈向店夥招呼了聲：「開門去。」夥計嘴裏答應着，身子不動，慢吞吞的扭頭向櫃房裏問了一聲，話聲很低，聽不出他說的是甚麼。袁承烈又催了一句，這店夥方才向外走來。過道裏那兩個閒漢，立刻就隨着往院中溜達。袁承烈料到情形有異，這裏恐怕有甚麼意外舉動，遂也暗暗留神。這個店夥更是賊眉鼠眼，東張西望，有點神不守舍似的，把袁承烈住的這間房門開了，就急急走開。袁承烈緩步走進了屋中，剛回身掩門，陡聞外面一陣脚步雜向的聲音，似乎有四五個人走來。袁承烈把買的東西往桌上一放，翻身往外面察看時；風門猛的一開，首有一個年約四旬的漢子堵門而站，臉透暴戾之氣，似有尋隙之勢。看穿戴，披着一件灰長衫，大襟鈕扣不繫，襟頭反搭拉着，兩隻肥大的袖管，挽到手腕子上。脚登青布快靴；一條大辮子從脖項上繞了兩遭，禿著頭，不帶帽，把袁承烈惡狠狠看了一眼，厲聲喝道：「查店！」

袁承烈一看這人的身後，還站着兩個，全是年輕力壯，一個提着鐵尺，一個提着蟒鞭，其勢汹汹，跟平常官人查店不同。袁承烈不由心裏一動，暗作隄防，隨答道：「我

是這屋的客人，有甚麼事？」這官人道：「甚麼事，沒聽見查店查店麼！……：……：喂，你就叫袁承烈麼。」袁承烈道：「是。我叫袁承烈。」官人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，來到這虎林廳，作甚麼來了？」

袁承烈答道：「我是直隸人，來到這裡找朋友未遇，住個一兩天就走。」官人道：「哦，你是找朋友的，好，你出來，我們得搜查搜查。」袁承烈道：「我只隨身一個包裹，無私無弊，請搜吧。」說着話走出屋來。剛出屋門，門旁隱藏着的一名官人驀然喝了聲：「朋友，官司你打了吧！」嘩朗的一聲，把一條鐵鏈抖起來，套在袁承烈的項上，立刻往懷裏一帶，想給袁承烈點苦子吃。這個官人手法很妙，很快，那知這次碰上釘子。往外一帶時，被袁承烈持住了鎖鏈往回一帶，喝聲：「幹甚麼？」猝出意外，這差人被帶得脚步踉蹌，往前一栽，腦袋「砰」的撞在牆角上，立刻「噯呀」了一聲，手捂着腦門子，罵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敢拒捕毆差麼？」

支吾之間，羣役都眼睜睜看見，一聲咆哮，四面突然閃過來十幾名壯漢，單刀鐵尺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，往上一圍。隨卽有兩個差役，楞頭楞腦的撞了過來，一個掄鐵尺，一個掄蟒鞭，照着袁承烈肩背上就打。這一來，袁承烈勃然發怒，就要動手。是那首先問話的頭兒老辣，看出情形不對，動力似乎不如示威，立刻喝叱道：「你們不要亂動手，我有話問他」屈聲喝叱道：「姓袁的，你太以胆大，你真敢目無國法，拒捕毆差麼？」

這時一班兵弁見這股差事手底下真厲害。弟兄們手底下雖全有兵刃，可也不敢真動手，不過狐假虎威，虛張聲勢。這一聽大班頭鐵心韓祿一招呼，全止步把這間客房包圍。袁承烈怒目而視，向這位大班頭問道：「你們動手鎖人，我是身犯何罪，你得拿公事給姓袁的看看。」

這位大班頭喝道：「自然有公事，朋友，你既是江湖上的朋友，既在這兒折了，認頭打官司，二句話沒有。相好的，有甚麼事堂上說去，好朋友別教好朋友費事。走吧，相好的。」袁承烈怒叱道：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你不說明我犯了甚麼罪，我可對不住，決不能這麼跟頭兒你到案。」

大班頭鐵心韓祿把面色一沉道：「朋友，你這個話就不漸亮了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只知奉行公事，別的事你問不着我們，我們也不知道。你要說不跟我們到案，你自己估量着行不行？好漢子別教朋友爲難。你既是想見真章兒，我們也給你個面子，你看這個不假吧？」說到這把一張拘票向袁承烈面前一抖，袁承烈一跟瞥見這張拘票，確實寫着自己的名字，是急拘袁承烈的字樣，登時明白這是邪火，多半是那賭局上捨命周七，和火鴿子鄧熊使的手眼。自己心說：「好，這是你們擠的袁二爺作趕盡殺絕的事，諒你們也把姓袁的這條命要不了。」遂朗然說道：「好吧，姓袁的情願陪你到案。」大班頭這才放了心，說道：「好吧，朋友你很懂面子，我絕不難爲你。」袁承烈遂招呼店家過來，向店夥道：「你們把這間客房鎖了，我的包裹存在屋內，估一天房間，給一天，錢。」店夥連聲答應着，大班頭鐵心韓祿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你這場官司，上去只一堂房就許抖落下來。」

一班捕快遂擁護着袁承烈往外走，店外的人紛紛議論，隨在後面不肯散去。好在穿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過兩條街已到了虎林廳，把袁承烈帶進班房。班房中還坐着三個快手，一見把犯人帶到，有一個身量瘦小的頭兒，站了起來，向大班頭韓祿道：「韓頭，點兒到了，很好，上這已催問了兩次，咱們閃黠單上去，回頭就許過堂了。」班房裏警戒森嚴，如防大盜，袁承烈不禁暗自慄慄：「好小子們，竟敢往死處毀我，我要低頭忍受，太教小子們趁心了。」自己遂暗打主意。

不一刻外面一陣吆喝，已竟升堂，跟着就招呼帶盜犯袁承烈。這一招呼，立刻把袁承烈震得心裏一驚，隨即暗自警戒着，心說要是拿盜案往我腦袋上扣，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糊裏糊塗，鑽他們的圈套。當時被帶到堂上，袁承烈一看這堂上的情形，遂立刻往上一跪。這虎林廳是一位都司駐防，雖是武官，可代管民詞，所有這裏的一切民刑盜案，全由他這裏訊問上解，這一來無形中權限大了許多；而且升堂理事，更是盡力的舖張。堂上先問姓名年歲，袁承烈一一回答了，這位都司大人突的一拍公案，厲聲喝道：「袁承烈，你好大的胆量！我這地面上你也不拿耳朵摸摸，我歷來不容匪類在我地面上攪

擾。你既落在我地面上，趁早實招實供，把你做的案從實的招認，我還可以從寬發落。那黃家屯劫掠四家糧商，以及黑牛蟾劫掠九輛商人車輛馬匹財物，刀傷事主，和本廳東發號皮貨棧一案，你一共分了多少錢？你同夥弟兄已全招認，你要是狡展，可知道我這個主兒不大好搪麼？」

這一來鬧的袁承烈有些莫明其妙，向上說道：「大人說的這些事，商民一概不知。商民是安分守己的商人，歷來不作絲毫犯法的事。商民來到虎林廳，是找朋友來的，從昨天才來到這裏，因為訪友不遇，不過在這裏稍住一兩日，就要起奔寧安。大人不要把這種莫須有的事加在商民身上，商民對於這些目無國法的事，實不敢承認。」

堂上一聲斷喝道：「哇，你推得倒也乾淨，你手下的夥伴已竟把所作的案子全招認了，真賊實犯，你還敢狡展？我不給你個厲害，你定不肯招。來呀，先拉下去，給我打他四十大板。」這一聲招呼，值堂的喝喊堂威，如狼似虎，過來兩個掌刑的，就要往下拉袁承烈。這時袁承烈可不肯再像先前那麼裝老實了，遂厲聲說道：「大人息怒，商民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有下情上達。」這位都司大人喝道：「你還有甚麼講的？」袁承烈道：「大人既說商民是盜匪，是何人告發，何人作證，大人若是只以刑威取供，商民維然懼刑招認，死也不冥目。」

堂上冷然發話道：「我要不給你個真憑實據，你也未必就肯甘心。來呀，把盜犯花面狼齊虎，和高四楞捉來。」跟着標了提牌籤票，到因所去提這兩名盜犯。工夫不大，差人從堂下把兩犯人帶到。袁承烈側目偷窺，只見這兩名犯人全是三十上下，形容兇暴，令人一望而知，決不是善類。袁承烈已明白這是買盜攀贓無疑，遂低頭不理。容得把這兩個匪徒帶上來，堂上厲聲斷喝道：「袁承烈，你看你這同黨已落在我的手內，他們業已合盤招認，你還有甚麼說的？」

袁承烈一看這兩個匪徒，自己並不認識，遂向堂上說道：「商民並不認識這兩人，怎麼說他們合盤招認，他們合盤招認與我何干？」堂上厲聲喝叱道：「現在真贓實犯，口供確鑿，你的同夥都已招認，你還敢任情抵賴麼？」隨又向捉來的兩個匪黨說道：「

齊虎，你可認識他？」左邊這個盜黨竟向堂上供道：「跟大人回，他就是我們的瓢把子，袁當家的。我們跟他幹了二年多了，想不到這回失脚，他帶着同夥弟兄逃走，把我們哥倆扔在這裏不管了。我們不算不够朋友，是他先不够朋友啊。」說到這裡，扭頭向袁承烈說：「瓢把子，咱們一塊兒呆兩天，這才顯得咱們的義氣。你要是只顧你自己，不管我們死活，那就不是咱們弟兄同手共事的義氣了。」這個叫齊虎的囚徒往袁承烈身上硬拍硬扣，袁承烈氣得虎目圓睜，闊眉倒豎，抗聲說道：「你這人是滿口胡言？我在甚麼地方見過你，那年那月和你共過事？咱們素不相識，無冤無仇，你怎麼血口噴人？」

那囚徒齊虎道：「瓢把子，你怎們跟我弄這套？想當年你我弟兄插血訂盟，咱們不是說好了同生同死麼？這一來小有風波，就反顏不認，你可太不對了。我們是同手共事的弟兄，既然都落在人家手內，沒有別的說的，我們有福一塊享，有罪一塊受，你我弟兄一塊等着挨刀吧。」那個高四榜一旁也答應道：「瓢把子，別含糊了，這算的了甚麼。我們幹這行沒本錢的生涯，腦袋整天掖在褲腰帶上，死生二字，咱們那能放在心上？」

腦袋掉了，不過是碗大的疤拉；二三十年後又是好漢一條。瓢把子，你這一含糊，可真有點差事，挺起脊梁骨來，別栽給人家呀。」

袁承烈此時真似火上澆油，咬牙切齒的怒吼道：「你們是甚麼東西？你們這定是受人買囑，攀拉我姓袁的。你們身爲盜匪，搶掠殺戮，惡貫滿盈，身受國法，還敢作這種傷天害理的事，就不怕報應臨頭麼？」

堂上一聲斷喝道：「哇，好你個混帳東西，現有你的同黨當堂對證，你還敢狡展，你太以的可惡了！不教你皮肉受苦，你定不肯招。來呀把他拉下去，先打他個皮開肉綻，骨斷筋折！」這一聲喝叱，立刻撲過來如狼似虎，三名掌刑的差役，就要往下拖袁承烈。袁承烈一想：「我要是再顧忌甚麼，自落一身棒傷，陷身囹圄裏，這場官司無親無友，够我打的。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我得趕緊打準主意！」立刻一橫心，看了看頂上鎖鏈，不容易脫掉。好在還沒帶下手（卽鐐鐐），叫了一聲：「大人且慢，商民有招！」趁掌刑差役稍一停步，猛然一縱身，躍了起來。倏又一退身，喝道：「你們這是官逼

民反，二太爺不陪了！」

驟出不意，督司吃驚離座。堂上的捕快差役一陣噪噪，有幾個手底下明白的，急忙撲圍撲上來，喝聲：「匪徒你往那走？」大班頭鐵心謝祿，頭一個竄到，飛起一脚，大喝：「躺下！」那知袁承烈一伏身，說了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嘩的一把把大班頭腳跟抄住道：「去吧！」借勢一悠，把這鐵心謝祿像皮球似的，直拋到大堂口。二班頭葉魁，在大班頭鐵心謝祿剛一動手時，也撲過來，立刻兜着袁承烈的脊背，就是一鐵尺。袁承烈才打倒這一個隸役，耳中聽得背後風聲撲到，往前一滑步，斜着往左一翻身，把自己項上的鐵鎖鏈子掄起，照這二班頭毛腿杜魁的雙臂刷地鞭來。這一鐵鏈子鞭了個正着，杜魁咳嗽了一聲，踉蹌向一旁倒去。那兩個誣禁匪徒反帶全副刑具，本有心動手把這個替死鬼擒住，自己可脫重罪，只是動轉費事。又看見這個姓袁的手底下十分狠辣，把兩人震住，不敢動手了，只拖着刑具往堂下閃躲。

當下，大堂之上亂做一團，都司喝了一聲：「大胆！快拿下，快拿下！」就鑽奔後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堂。一羣兵弁隸役越發鼓噪亂鑽。內有一個高手，連叫「快傳弓箭手！」登時有一兵丁往外跑去。袁承烈如猛虎似的尋人而打，見這裏沒有甚麼高手，擋不住自己去路，但也怕箭射，不願留戀，遂喝了聲：「擋我者死！二太爺我走了！」颯的往外一縱身，立刻騰身躍到堂口。後面的一干兵弁全叫喚着，往外追趕。這時袁承烈把鐵鏈子往頂上一盤，奪路要走，忽又翻身，撲到二囚跟前，罵一聲：「好惡賊！」抬腳狠踢了兩下，然後翻身外闖，立刻用『蛇行一式』，一穿羣腳下一點地也縱到了東牆下。那一班捕快皂役一個個全是怕死貪生的，只於是狐假虎威慣了的，遇上大敵，那敢賣命。這一來袁承烈竟得從容逃走，躍上邊牆，回頭看了看。有幾名捕快虛張聲勢，喊嚷着：「拿呀，拿呀！」可是誰也沒肯認真追趕。袁承烈立刻翻到牆外，飄身落在地上。

這是正在日沒之時，街上還沒斷絕行人。袁承烈項上還橫着鐵鏈，這樣那能走的開？遂穿着大街小巷，往沒人處跑去，曲鐵鑽到一條僻巷裡，回顧並無追兵，方才止步前看。這條小巷不過三兩戶人家，全是街門緊閉。袁承烈忙走到暗隅黑影中，自己運足了

內力，把一隻生鐵鎖頭擰折，把頂鏈卸了下來，拋在人家房上。隨即出了小巷，繞着那僻靜的街道，竟奔了陸三的寶局。

袁承烈拿定了主意，要重懲這火鍋子鄧熊，和捨命周七一番。趕到了陸三寶局，已在黃昏之後。寶局門口冷清清，沒有人出入。袁承烈一身是胆，闖然直往裏走。只見門房裏微現燈光，似有兩人正在說話。袁承烈伸手把風門一拉，探身往裏一看，是兩個夥計，對面坐着，喝茶閒扯。袁承烈側著臉，半探頭，變着口音問道：「喂，你們鄧二爺，周七爺在裏邊麼？」天色雖是將黑，可是因爲在過道裏，門房裏燈光又暗，裏邊看不清來人的面貌；更兼寶局上整日人來人往，十分雜亂，居然被他朦混過去，夥計居然據實答道：「他們二位正吃飯啦。」

袁承烈碎的把風門仍給關上，這門房裏的打手只疑惑是常來的賭徒，竟毫不介意。袁承烈隨即往裡尋來，只倒座東房裏有燈光，正有人在講話，別的屋窗全是一片黑暗，沒有人人在內，看情形是仍未開賭。袁承烈毫不遲疑，竟奔這兩間倒座。到了門首，把脚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步放輕，先不開門，側耳聽了聽裏面，正在高談闊論。先講究衙門口花錢的事，跟着有一人說道：「恩，這一回準把這小子按到裏頭去。咱們不止於把鄧二爺，周七爺的萬兒正過來，咱們這局上往後依然叫的起字號。這場事說實在的，全虧謝大班頭和杜二班頭了。」跟着又聽得一個遼東土著的口音，接聲說道：「既然是他們二位班頭這麼看的起咱們，咱們就別辜負了人家這番美意，該打點的趁早打點，別怕花錢；就是掌櫃的來了，也沒甚麼說的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我看明天咱們可以照常開寶了。這一來總算不錯，就是陸三爺回來，我們沒給他弄砸了牌匾，臉上到底好看一點。真格的，自裁給那小子，弄成灰頭土臉，咱們還有甚麼臉面在虎林廳立足。」

又聽一個北直口音的說道：「這回事辦的總算够老辣的，不知不覺竟把小子悶在裡頭；咱們是正過氣來了，姓袁的這小子不死也得去層皮。依我看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索性別教小子出來。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還是利利害害的，免得留後患。我說周七爺，是不是？」

捨命周七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這個我早對謝杜二位說了，要毀就得把小子毀倒了，搶兩下，鑿兩下，不痛不癢的，反倒留下禍根。謝杜二位也答應了。這倒不怨我們意狠心毒，實是這小子自己找的。憑咱們哥兒們，沒有這麼兩下子，那能在這種地方立足。我周老七輕易不肯使絕招，下毒手，這是他……」

袁承烈聽到這裡，忿不可遏，猛然把門一開，立刻湧身竄進屋中，當門而立，兩手向背後一措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這兩個該死的畜生，袁二爺跟你們有甚麼深仇大怨！你們這班狐羣狗黨，要把袁二爺置於死地，袁二爺命付於天，你們這羣小子倒一想情願，只怕老天不容！呸，你看，袁二爺出來了！」

屋裡一共坐着六個人，除鄧周二惡棍外，其餘全是久據賭局的賭徒，這時怪叫了一聲，忽啦的全站起來。捨命周七，火鷄子鄧熊，兩人立刻臉色變了。往起一站，身形全有些顫動。那賭徒中有機靈一點的，知道要出人命，螞蟻輩的就要往套間門口這邊溜。袁承烈一聲斷喝道：「站住！老老實實的別動彈，沒有你們的事。你們只要跑，那一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是找死！」立刻吓的這賄徒嚇喘着說道：「你這位貴姓？我是串門的，我不是這裏人，我，我沒走。」

袁承烈把門堵住，賄徒們一個個縮着脖子，往後倒退躲藏。捨命周七回顧閃避無門，壯着胆子往前說道：「姓袁的朋友，你既是跟我們有約在先，三天之內，兩家會面一決是非，你要始終够朋友。請你在雙合店等我們，到明天黃昏爲止，我們一定請出好朋友來，跟你朝相。你要是現在就賜教，恕我們不陪。打死老虎，踢算婦鬥，那算不得英雄，我捨命周七是直爽的漢子，我武功上沒有你明白，這並不算丟人，也不算現眼。各人的本領有高有低，你要是一個勁的趕碌我，可有點差事！咱們按着江湖道的規矩來，誰也別強人所難，是好朋友你先請吧。」

捨命周七強掙扎着說了這幾句話，遮飾自己的陰謀，妄想以空言解實禍。那火鷄子鄧熊是一語不發，只大睜兩眼，釘着袁承烈的雙手，手頭沒有刀，稍稍放心。袁承烈容捨命周七把話說完，冷笑一聲道：「無恥的匹夫！你們是滿口胡言，恬不知恥。我此來

是特向你這兩個匹夫領教，你們竟敢用陰謀惡毒的手段，來誣害袁二太爺，袁二太爺豈是你們這班匪徒害得掉的？小子們，莫說區區代理民詞的都司衙門，就是刑部大堂，袁二爺我也自有袁二爺的本領，想出來，就出來，陷害不了二太爺的。今夜倒教你們這羣匪棍看看，袁二太爺要不教你們這羣匪棍嘗嘗厲害，你們往後更要傷天害理，任意害人。」

剛說到這裏，身後風門突然一開，募有一個匪黨從外面冒失撞來，才一探頭，見袁承烈當門而立，鄧周兩人的神色慘變，這匪徒撒身就要往外走。袁承烈倏然轉身，探爪一抓，如鷹拿燕雀一樣，把這探身查看的匪徒抓了進來，往地上一擱。就在這剎那頃，突覺背後一陣風聲襲到，周七抄刀刺來。自己並不回顧，趕忙往左一上步，一個「鶴子翻身」，「攔膝指堂錘」，一拳擊中了敵人的脈門，這一下子，用的是十分力量，把暗襲過來的捨命周七的利刃給打掉。

當此時，那火鶴子鄧熊也一把把凳子抄起，照定袁承烈脊背，狠狠砸來。袁承烈微

然一閃身，立刻把凳子閃開。只是那捨命周七和那被抓進來的打手，兩人却碰了個正着，齊聲怪號了一聲。袁承烈揉身而進，疾如狂風，撲到火鴿子鄧熊面前。鄧熊方要高聲喊叫前面的打手，話未出口，袁承烈右手往他面門上一點，是虛式，左手嘍的抓下去，「順手牽羊」，往前一帶，把個火鴿子鄧熊摔了個嘴啃地。鄧熊被摔的過重，竟哎喲起來。袁承烈大怒，運掌力，照定了鄧熊的脊背，一掌擊去。鄧熊被打得哇的噴出一口血來。

那捨命周七拚着命爬起來，往門外一縱，想逃出去，口中岔了聲的喊道：「弟兄們抄傢伙，櫃房有匪了！」袁承烈一個箭步，跟踪追出來。這時周七是想從寶局的後夾道逃出，只要到了街上，自己就算逃了活命。更兼外面昏黑，這裏路徑姓袁的也不熟，自己足可以脫走。當時計算的倒是不錯，無奈身逢勁敵，懷恨深仇，竟不容他逃出手心。他剛剛的一伏身，要往前飛竄，奪路逃走時，被袁承烈猿臂一探，鐵掌一伸，喝了聲：「那裏走？」立刻肩頭像被鋼鉤抓住。捨命周七拚命一掙，沒有掙脫，又拚命翻身揮拳

，被袁承烈翻身一擰，下面輕輕用腿一撥，捨命周七身形一栽，整個身子復被袁承烈提起。

這次袁承烈怒極恨極，那肯再留情？竟自往上一掄，把捨命周七舉過頭頂，屋門正在做着。隨即喝了聲：「小子，教你害人先害己！」軒肩咬牙一拋，這一下子把周七直摔到屋裡的迎面桌子前。嘩的一聲鬼叫，四肢皆傷，頭面全破，疼的他墜在地上翻滾。

這時打手們全驚覺了，各抄起刀棍斧柄，蟲擁着尋毆而來。這一羣匪徒是有十六七名，擁到櫃房前，想要往裡闖。那袁承烈一轉身，又復當門而立，喝了聲：「站住，你們已竟嘗過袁二太爺的厲害，你們有不怕死的只管往裏闖。告訴你們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姓袁的只找的是鄧周二匪，沒有你們相干。你們只要敢多管閒事，我先把你們兩個匪首擒了，回頭再到你們。袁二太爺說到作到，不要命的只管過來。」

袁承烈這番話居然把匪徒們全震住，真就沒有敢硬往裏闖的。袁承烈跟着回身看了看，捨命周七挫斷了一隻腿，已竟不能再走動。那火鬍子鄧熊，也是好幾處傷，口吐出一

鮮血來，兩個仇家全成了半死。遂冷笑一聲，手指鄧周二匪說道：「該死的匪徒，你們一狼心狗肺，明着鬥不過袁二太爺，暗地却想用陰險的手段，來誣害袁二太爺。可是你們是昏了心，瞎了眼，把你袁二太爺看得太容易欺侮了。你們就不想想，袁二太爺既敢出頭抱打不平，焉能沒有一點拿手？你們欺壓良善，傷天害理，人容得你們，天也容不得你們這草匪棍。這就是你們報應臨頭。袁二太爺本想宰了你兩個狗頭，也不是二太爺不敢，也不是二太爺不忍；只是二太爺手上從來沒染沾血腥，還不願爲你兩個狗頭破戒。袁二太爺暫留你們這條狗命，你們從今後痛改前非，腫到五更頭上自己想想；是不是袁二太爺有好生之德，不作趕盡殺絕的事。便宜了你們這兩個狗頭，咱們往後江湖道上再會。借你兩個狗嘴，告訴你們匪首陸三，教他往後也得稍稍斂跡。如敢再在虎林廳橫行霸道，早晚我還來找他。狗窩們如若不肯甘心，好在袁二太爺一年半載的離不開關東，咱們那兒遇上那兒算帳。小子們聽明白了，袁二太爺不陪了。」說到這里，轉身往外就走。

那火鷄子鄧熊嘶啞着喉嚨道：「別教這小子走了，咱跟他是人命的官司！」只是他儘管喊他的，一班打手們多半不敢上前。內中有兩個亡命徒，要在同夥弟兄們面前露一下子，乘着袁承烈轉身向火鷄子鄧熊，捨命周七交待話時，暗暗溜向門兩旁。這兩個匪棍每人一柄手叉子，要乘機刺殺袁承烈。這時見袁承烈把話交待完，似乎要往外走，兩匪黨立刻蓄勢以待。袁承烈往外一邁步，兩個匪徒一左一右，兩柄鋒芒犀利的手叉子，從黑影中往外一探，照着袁承烈的兩肋扎來。袁承烈早已注意到暗算，欲擒姑縱，身勢往外一竄，猛然往回下一縮。兩個打手的兩柄手叉子全扎空了，竟自收不住勢。還算兩人手底下全利落，一見撲空，身軀往旁一側，腕子往外一斜，人是往一處一撞，誰也沒傷了誰。趕緊往後一撤身，換勢往裏再遞手叉子。

袁承烈竟自施展開太極拳的『雲手』，往左邊這個打手的右臂上一搭，用左掌心往外一用力，把手叉子給推開。雙掌往外一封，竟把這個匪棍，『排山掌』給打出五六步去；咕登一聲，仰面而倒。又趁勢往下一塌腰，『拋身登脚』，照右邊匪徒踢去，蓬的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一脚，正踢在這匪徒的小肚子上。這一下稍狠些，竟把匪棍踢暈了過去。

袁承烈小試身手，又敗二敵，一縱步躍到空闊處，一聲怒叱道：「你們還有不怕死的，只管過來！」這些打手們真能動手的不過三兩人，這時一看，拿着傢伙過去的全羞慚白送了命，沒有本領的豈不是白拿命歟！當下只有嘩噪着說：「別教他走了！」可是

一個敢過來的也沒有了。袁承烈哈哈笑道：「小子們知道二太爺的厲害了，二太爺可要走了，你們誰還陪我兩步？」說罷騰身躍躍，颼颼的眨眼間已到了後牆下。一聳身，用

「龍形一式」，單臂跨牆頭，翻到牆上。急張雙眸，往下望了望，下面正是一條窄巷，

闐寂無人，黑洞洞伸手不見掌。遂往下一飄身，落在小巷內。似乎匪黨們還沒顧得驚動地面，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別的聲息。袁承烈即飛身撲奔巷外，走出十數步，前面正是一條僻街。這裏只是一班農民百姓，全是早起早睡慣了的，這時家家關門閉戶，已入睡鄉。袁承烈繞出西後街，遠遠的見從寶局撞出一夥人影來，全奔前街尋去。袁承烈知道他們必是去找那衙門的班頭，鐵心調綠，和毛魁杜魁。自己已然煞清了匪棍，總算把當時

的仇報復了。兩個主動的匪棍已受重創，足寒匪胆，便不屑再與他們牽纏；想了想，遂逕趕奔雙合店。

到了店前，店門已闔。袁承烈雖明知捨命周七已料定自己身入囹圄，籠中之鳥必不易出來，這裏一定沒有匪黨臥底。可是現在仇己者已對自己下了毒手，不得不稍加慎重。更想自己大鬧都司衙門，兵弁必料自己畏罪狂逃，定然不敢回店；可是難保他們不派人來到店中檢查自己的行李，因此更須持重一點。遂猛升到店房的過道頂子上，向下面張望。只是全院中的客房有已熄燈睡了的，有尙點着燈火的，全都悄然無聲。袁承烈飄身落在店院之中，蹣足輕步，走到櫃房前。側耳一聽，櫃房裏算盤珠尙在唧唧唧噥的亂響，有兩人尙在說着話。辨了辨，似是店裏的廚師和管帳先生在算着帳。袁承烈湊近一步，更從門隙往裏張望。只見裏面共有三個人，一個是管帳先生，一個是廚師，一個是店夥，全都氣度悠閒；既沒有衙門臥底之人，也沒有寶局安棒之匪。袁承烈放了心，自己遂把風門一拉，立刻進了櫃房。櫃房裏的三個人驀然一驚，全站起來。那管帳的先生

哦了一聲道：「袁爺，您……您這是從那裏來？」

袁承烈用沈著的聲音道：「你們不要驚惶，你們一定是猜疑我姓袁的已入虎口，決不會逃得活命，是不是？嘿，這羣匪黨是錯看了袁二太爺，我若沒有降服這羣匪棍的本領，我也就不來太歲頭上動土了。現在我也沒有功夫跟你們細說。好在這場事沒你們店中的干系，姓袁的恩怨分明，決不妄動好人。你們掌櫃的沒在這裡，也不必驚動他了。他很有外面的朋友，煩你們諸位，替我向他道謝，我們後會可期。夥計，把我的包裹拿來，我要走了。喂，夥計，聽明白了，你們要是替捨命周七作走狗，只管趁此時報官，或是給周七的黨羽們去報信，袁二太爺是靜等你們施為。要是知道姓袁的不大好惹，趕快把包裹拿來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。敢跟我遲延的，可怨不得袁二太爺手下無情了。」說罷，立刻瞪目看定櫃房裏的三人。

管帳的先生陪着笑臉道：「袁二爺，你這可是錯想了，我們一個開店的，決不能安着害人的心。我們跟袁爺沒冤沒仇，跟寶局上也沒有交情，我們焉能做那種自找無趣的

事。袁爺您略候一候，您那間客房尙給您老留着呢。」

袁承烈看這店夥和管帳先生的神色，似乎沒有甚麼鬼祟。遂仍鎮定住心神，身在屋中，耳朵傾注到外面。聽那店夥的動作，確是向裏邊走去，院中這時已竟無人出入，沒有甚麼雜亂的聲音，店夥開門的聲音聽得真真切切。不大工夫，店夥把包裹給拿進來，放在袁承烈面前，陪着笑臉說道：「袁爺，你看看，原個的包裹，您檢點檢點，要是短少一根布絲，就算小店不規矩了。」袁承烈把包裹打開，無暇細看，要緊的東西照樣都在，遂從裏面取出銀包，忽忽的拿了二兩多一塊銀子，丟在桌上，向店夥說道：「你也辛苦了會子，除了店飯錢，多餘的算酒錢吧。」邊說邊把包裹包緊，捏着包裹的兩個角，往背後一搭，從左肩頭右腋下抄過來，往胸前一繫。站起身來，向管帳先生點點頭道：「咱們再會了。」店夥見了錢，陪笑道：「袁爺，你把錢帶着吧。掌櫃的留下話了，不論您老多咱回來，也不教要您的錢，這倒教袁爺多破費了。」

這時袁承烈已到了帳房門口，聽得街上一片脚步声，夾雜着刀尖子碰地的聲響。

袁承烈驚的一震，回頭看了看屋裏這三個店家，也是聽見門外的聲音，嚇得驚惶失色。

第三十章 孤行客逃罪夜奔

櫃房本來正守着大門，外邊的聲音聽的真真切切。忽然間，外邊似乎緊貼着店門，有人用沉着的語聲，塌着嗓子說：「把住了，只要釘他一袋烟的時候就行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準在這裡啦。」

另一個尖喉音道：「沒錯，鉤心李綴他來的。」跟着就聽「叭叭！」連拍了兩下店門，又一個粗聲暴氣的喊：「開門！」袁承烈一咬牙，一斜身，向三個店家低叱道：「你們還不動手麼？」

那管帳先生臉已焦黃，廚師傅兩眼發直，唯有這店夥陳三，臉上陡現緊張嚴重之色，脚下似乎要往外走。聽袁承烈一說這話，立刻低着聲音道：「袁爺，咱們沒仇。外邊是寶局上的，還是官面，我們可不知道。這當兒，到底慫走的了，走不了？我看慫大概走的開。我們官私兒面可全惹不起他們。你走不開，我們豁著担點風險，虛張聲勢，

作點彩。」店夥說到這裏，故意鬼臉似的叫喚了一聲，自己一拳頭，把嘴唇搗了一下，立刻熱破了，連唾沫帶血往嘴角跟下巴一抹，又把茶几拉翻，茶壺茶碗全拋在地上。向廚師低聲說：「喂，把袁爺那屋窗戶砸了，回廚房睡大覺。」

這陳三一切動作，不過在剎那之頃，隨向袁承烈說了聲：「袁爺，你就放心走吧。我得開門，他們從房上上來就壞了。」嘴裏說着話，還夾着喊叫，却把木臉盆的殘水，往管帳先生身上潑了一半，賸一半往自己下半身上一澆，把木盆叭達的往過道裏砍去。這時裏邊也希里嘩啦一片砸窗戶的聲音。店夥陳三一把抓着管帳先生往地上一推，低聲說了句：「裝着點。」自己又推了袁承烈一把。袁承烈萬沒想到這店夥竟這麼臨事多謀，頗有血性。事在緊急，實難說甚麼，只向這陳三一拜道：「姓袁的有你這麼個過命的朋友了！」縱身竄到過道內，陳三却喊着：「快來救命呀，打殺人啦！」一邊喊着，落門開門。

袁承烈出了過道，才要翻往過道房頂子縱身，見那廚師砸散了自己住的那間客房窗

戶，提着根門門，拔足疾馳，向夾道飛跑，他是怕教店裏客人看見。袁承烈聽的心裏一動，雙合店連何掌櫃，帶這陳夥計，滿够朋友。「我既已惹了禍，索性就再多傷幾個，留點痕跡，也好把店主摘落乾淨了；我自己走後，也教人家挑大指敬服。」想到這裡，往前一縱身，猛把廚師一攔。這一來，把廚師吓的往後倒退，剛要說話，袁承烈低聲說道：「這條棍給我使使，睡你的覺去吧。」劈手把門門奪過來，把廚師一把推進了夾道子內。

袁承烈一轉身往後退了兩步，墊步撐腰，飛身竄上過道屋頂，往前走到邊牆。下面店門已開，有人嘩噪着往裏闖。袁承烈往下查看，見店門附近黑影憧憧，似有不少的人。這一到房上，隱隱聽得遠處似有馬嘶之聲。心中一想：「我得趕緊走，光棍不鬥勢，對面牆下似乎像官人模樣。」透厲聲喝道：「一羣飯桶，你們是來找姓袁的麼？姓袁的含糊不了，咱們打官司就完啦。」剛喊出這一句，就見從對面牆下湧起數道黃光，有人用孔明燈往上面照來。袁承烈怒叱聲：「狗種，教你看個够！」湧身一躍，落到街心。

暗影裏一陣大譁：「點兒在這兒哪！」竟有兩個壯漢，一個掄腰刀，一個額花槍，齊向袁承烈身上就招呼。袁承烈往前一搶步，刀槍遞空，自己一個怪蟒翻身，手中木棍隨翻身之勢，往上一撩。那個使刀的兵刃短，刀扎空了，已撤回去。那使花槍的可收招來不及了，騰的一震，哎呀一聲，一條花槍飛向天空。跟著左側吧達，哎喲，又是一聲怪叫，一個人嚷道：「扎死我了！」這條花槍正落在一個匪徒的頭上。

袁承烈一翻腕子，往東邊牆根一上步，照暗影裏兩個匪棍的下盤掃去。嘖通哎喲，打倒下兩個。跟著一道黃光向自己臉上照來，袁承烈一驚，忙用手中棍一個盤打，護着身往旁一縱，才避開燈光。左側刷的又伸過兩根鈎竿來，往自己腰腿上便擰；那對面的孔明燈也隨着往臉上掃來。袁承烈深懼這孔明燈，眼神被燈光一亂，自己非吃虧不可。又見這次遞過來的是鈎竿子，忙將木棍翻動，往外一封，把兩根鈎竿子震開。那燈光又掃來；袁承烈身形展動，看準了那執孔明燈的立身處，脚下一點，只一丈多寬的街道，立刻撲了過去。那人看見像生龍活虎的對頭竄過來，忙一扭身想跑，右手的孔明燈也沒

合燈門，往下一垂，被袁承烈一棍砸了個正着，叭達的落在地上，已竟碎散。袁承烈木棍順勢往外一展，正掃在這匪徒的屁股上，咕冬，把這人打出好幾步去，滾在地上。

剛把這個執燈的打倒，後店門裏又閃出兩道燈光，也向袁承烈的臉上照來。袁承烈怒不可遏，立刻一個箭步，飛縱到對面，隨即略展手脚，刷刷的一連兩棍，把兩個持孔明燈的全都打倒。就在同時，聽得遠遠有馬嘶之聲。袁承烈恐被馬隊包圍，喊一聲，揮動木棒，狠狠攻打，把這面前的幾個匪徒打得鼻破臉腫，東倒西歪。這時馬聲漸近，袁承烈一個箭步，騰身飛縱出去，順着這條街道飛奔鎮口。

後面的鐵蹄雜踏的聲音，越來越近，已聽的清清楚楚。袁承烈飛身縱到鎮外，只見荒涼的野地裏，在近鎮甸口的一帶，沒有甚些隱身匿跡的地方。脚下加緊，施展開輕身飛縱術，嗖嗖的撲奔一箭地外一片青棵子。後面果然有六七騎牲口，還帶着孔明燈，一溜烟的奔追下來。

袁承烈迴身仔細看了看，見後面兩騎馬上竟現出閃爍的燈光。自己暗暗忖度：「我

非要落在他們手中不可。」再往前細看，前面是一片莊稼地，雖是大田，僅僅三尺多高，身軀要一立起，就被外面追趕的人看見。窘迫間，顧不得能容身不能容身，反正總比孤立在四無憑藉的曠野裏，被敵人包圍上強的多；遂不游移，撲奔了這片莊稼。一面往前飛縱着，還不時顧及到後面孔明燈的掃射。所幸瞬息間縱身竄進了莊稼地，僅差着五六丈遠，沒被馬上的燈光照着。一進這片莊稼地，虧了雙合店這根本棒，給自己幫了忙。走在這大田裏，沒有器物護身，極容易被葉子掃着頭面，葉子鋒利如刀，只要掃上，立刻就冇傷痕。

袁承烈往前穿行了不大工夫，後面的馬隊已然追近，遠遠的就聽他們衝着莊稼地高道：「呔，逃犯，趁早出來跟我們歸案。你只要敢再遲延，我們可開火槍了。」袁承烈見他們發話的地方，離着自己還有好幾丈遠，分明是並沒看見自己，不過使詐語而已，自己仍然潛伏着不動。果然這撥馬隊用孔明燈照着，往前亂淌下來方向，並不很對。這撥馬隊竟分散開，往遠處搜查，有三四騎拉開襠子，在這一帶把守着，不住來回盤旋。

袁承烈趕緊伏身蛇行，往前潛逃。那知又在裏面穿行了半里地，不禁大失所望，前面已到盡頭處了。伏在莊稼地裏面，暗自盤算；倉卒竟有些拿不過主意來，真不知是往外闖好，還是伏身在這裏跟他們耗着好。這片莊稼到此爲止，再往前走，一片淺草地，沒有一點遮攔，再想找隱身之地，黑暗中也看不出多遠去。若沒有隱身之地，自己那非得跟他們拚鬥不可了。

當時這一遲疑，追趕的馬隊已到附近，也用孔明燈照，照見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原。頭前這人向同來的伙伴道：「成了，這就沒處跑了，反正出不了這片莊稼地，我們用火槍轟他個媽巴子的，看他還藏的住，藏不住。」另一個官兵道：「那可也沒準，這小子腳底下真够快的，就許已竟逃出莊稼地。」旁邊一個答道：「不管他怎麼快，到底是兩條腿，也趕不上四條腿的，他逃不出手去。」這人說着，舉燈尋照，立刻有兩道燈光，向袁承烈潛身的一帶照過來。

袁承烈見自己不易再脫身，把手中的木棒緊握，要破出背幾條命案，跟虎林廳的馬

隊拚一下子。就在這剎那，自己要察看前後的形勢，忽的瞥見馬隊的燈光向後掃過去。燈光照處，離開自己潛身處，竟是一片荒地。黑壓壓隨着燈光迴旋，看出這片荒地竟是往北下去的。雖是往北回去的，可是準知道虎林廳鎮口一帶沒有荒地，看情形，定在虎林廳迤東一帶，這總比從平原草地脫身較易。事有湊巧，就在同時，聽得來路上轟的震天價響了一聲；跟着隱身的左側青棵子，刷刷的一陣響，一隻野狐似的野獸，嗖的竄了出來，如飛的從袁承烈的腿下奔過去。

袁承烈正在忿怒的時候，手中正拿着那根本棒，預備跟外面追趕自己的官兵一拚。見有野獸從身旁發現，順手兜着這條草狐的尾巴一探臂，棍頭兜了個正着。咳的一聲，這條草狐負痛一竄，從莊稼地裏竄出去，竟奔那片草原逃去。這條草狐身軀龐大，這種獸平時就是竄躍如飛，這時又被擊負痛，竟較平常竄的更遠，竄的更快了。這一來，那馬上的官兵正用孔明燈旋轉來照到這邊，燈影裏突見一條黑影，疾如脫弦之箭，向南逃去，馬上人認定正是逃犯，從青棵子裏逃出來，高喊了聲：「這小子竄出去了，快追！」

「忽拉拉亂抖韉繩，如飛的往南趕下去了。袁承烈一看，這真是天賜良機，趁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一挺身，從青棵子裏輕身躡足，悄悄竄出，奔那偏東的葦地逃下來。沈沈黑夜，辨着天上星斗之光，在葦地裏往東北逃下去。一面走着，一面留神查看兩邊的動靜。一氣竟退回來三四里，方才看出這片葦塘，原來正在虎林廳的東郊。」

袁承烈見離着虎林廳過近，就是官兵追不上，天明了這一帶也不能立足；只有趕緊逃出虎林廳轄境，就無所懼了。論私打鬥毆，本不足介意。俗語說光棍不鬥勢，自己天涯作客，羈旅遊踪，舉目茫然，無親無友，只要一落在這班官人手內，就不易逃出來；故此這時，再不敢輕視這幾名官人。從葦地鑽出，極力遠逃，竟出離虎林廳，漸漸走入荒曠的草地，到這時這才稍稍放心。因爲已跟追趕的官兵背道而馳，總不至再被他們追上了，心裏稍一舒展，脚下略慢。這一路奔馳，雖有武功，可是喉嚨乾渴，却非武功所能管得了的。往四下一打量，西邊就是虎林廳往這邊來的官道；東邊是一片山嶺，黑壓壓那敢登臨。往北是荒草極深的一條小道，似乎可走，也看不見有甚麼村莊市鎮；只好

從這條小道往前奔馳。又走出半里多地，覺着道路越走越高；這才看出所走的是一條邊山斜坡，脚下也覺着吃力，奔馳的也實在有些疲乏不堪。正要先找一個地方暫歇一歇，耳中忽聽得踏踏踏踏，馬馳沙地的聲音。這一驚立刻把疲乏全忘了。急忙迴身察看，隱隱見從虎林廳的另一股道上，不時閃起燈光。那燈光搖擺不定，忽起忽伏，倏隱倏現，果然是一撥馬隊撲奔這邊來了，看情形也就離着只有半里多地遠近。

袁承烈又急又氣，想不到今夜爲這幾個虎狼官役所害。自己出身是良家子弟，雖然流落江湖，尙沒作過甚麼惡事；殺人越貨的勾當，寧死不爲。虎林廳這場事，目擊不忍，被激無奈，才略略警戒那羣匪棍。那知反由此獲得殺身之禍，這真要擠的我拒捕毆差不成麼？自己有心不再逃，索性等這幾個虎狼捕快到了，把他們全打發了，再遠走高飛。只是自己原爲在關裏不能立足，才憤走遼東，重立事業。這時再闖出禍來，真個的混成了黑人，到處被人嚴拿，一生事業豈不付與東流？踰足深思良久，總以隱忍一時，不負這種氣爲是。想好了，伸頭凝眸，略辨了辨地勢。好在這一帶遍地叢草荆棘，尙易隱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身。遂小心急行，仍然沿着這段起伏曲折的山嶺，往北逃下去。

展眼間，袁承烈把這道嶺脊走盡，前面又是平原草地。荒不擇路，道路生疎，心想越過山嶺，足可以隱身在山裏；一來看不出往東去，是否有跨過山嶺的道路，二來忽遶間也沒有工夫盤算，只得試着前闖。一面走着，不時回頭看看後面，是否真是追兵；果然漸漸看出那撥馬隊實是追緝自己的。這時那幾騎馬已到了方才自己停身之處，似乎是在那一帶盤旋着查看。隨着人聲蹄響，發出兩道燈光，先向東面山嶺上照去，跟着向自己這邊照來；略停得一停，這幾騎馬竟沿着自己的來路，追了過來。

袁承烈從白天就沒稍歇一歇，就讓是鐵打的漢子，也禁不住這麼折騰，此時實有些支持不住了，脚下未免越走越慢。這一來更顯着追兵快了，隱隱聽得呼喝之聲。無可奈何，脚下加緊，忽見眼前黑沈沈的似是一片樹林子。自己想，若有了大片的森林，就可躲開了；管他進去迷路不迷路，先避開追兵，天明再打主意。自己因爲不時回頭察看，就沒顧得細看前面，一個急勁，竟一直的穿進去。到了近前，才看出樹木倒是有的，不過

是沿着一個小村子，村邊上栽的一排幾十棵樹，那是甚麼森林？既已撞到這小村的村口，回頭一看，追兵越發近了，只得一縱身，穿進村口。

袁承烈不顧一切，往裏走得一兩丈遠，暮左首一堵矮牆下，吼的一聲狂吠，竄過一隻巨大來；連頭帶尾足有四尺多長，身勢來得極快，向胸前撲來。袁承烈忙用力往右一塌肩頭，那根木棒始終沒扔，却在左手提着了；倏的一擰身，棍交右手，往後旋身盤打。這一翻身掄棍，勁够十成，刷的一棍，正打在狗的腰上。嗷的一聲，這條巨狗被打得脊骨全折。袁承烈雖閃的這麼快，覺得左肩頭已被狗爪掃了一下，衣服也裂了一個口子。就在這條狗剛被打倒，那知跟着又是一條猛犬，唔的一聲，從那條死狗的身上竄過，直撲了上來。袁承烈罵了聲：「你也欺負人！」微一斜身。掄回了這條木棍，照狗頭上打去。關東這種猛狗，莫看身軀龐大，奔竄閃轉身法極快，竟自一閃，袁承烈的木棍克察的竟打在地上，折成兩截。這一震之勢，把這條狗吓得往後退竄，不敢上前了，却又退開，汪汪的狂吠起來。正是一吠吠影，羣犬吠聲，這一來別處的狗全接了聲，全叫

着撲了過來，聲勢洶洶，格外驚人。

袁承烈罵聲：「倒運，窮途末路，狗也欺人！」此時手中只剩了二尺多長一段半截棒，眼看着羣狗全欺上來。眼前這一條狗就這麼凶猛，真要是多了，把自己圍上，雖不致被狗拆了，想走也頗費手脚了。何況後面還有追兵？自己還是趕緊逃走爲是。想到這裡，立刻奪身一縱，嗖嗖的退出村口，跟着四五條猛狗追了來。袁承烈仗着身手畢竟有根基，連着飛縱到村口外樹蔭下；迎頭倏有一道燈光，搖晃著向村口裏照去，幸喜自己落腳在一株樹後，僅僅躲開燈光的照射。忙探身向外一瞥，只見三四丈外，有五騎馬，全勒住韁繩，向村內探望。聽得馬上的人發話：「好了，這小子鑽進村子，怎麼也把他撈着了。狗跟着攪和，拿火槍抬它！」

袁承烈倒吸一口涼風，一縱身，竄向西邊樹蔭下。那追出來的狗見了燈光，全撲向有燈處。袁承烈趁著馬隊喝逐羣狗的亂勁，急從暗影裏飛奔村西，繞着村子邊淌下來。心中暗暗欣幸；若是深入村中，被狗圍上，絕不能再脫身了。繞到轉角處，隱隱聽得

村口那邊，突然發出火槍轟擊之聲，和村中人鳴鑼喚狗之聲，心中大喜；知道馬隊必和村民起了衝突，不啻天賜逃亡的機會。自己也無暇細聽，先躲開村口，藏身暗影處，拭汗喘息。眼望前面歧途，琢磨着自己該往南走，還是往北走？往南走，一定前頭；現在追趕來的捕快，往這村中搜索不着自己，一定要往下再追。那跟自己恰好背道而馳，總可以躲的開了。可是又想到現在看的明白，他們只有五個人；那麼他們後面也許還有人沒到；那一來我跟他們後趕的人，非走個對頭不可，還是往北走好。拿定了主意，立刻蹣跚輕步，恐防再驚動出惡狗來，趕到繞過村莊後面，風過處聽得村裏不似先前這麼羣犬狂吠，人聲鼎沸，可依然此歇被繼的叫着，隱隱聽得馬蹄的聲音，似在村子裏穿行。袁承烈道：「不好，他們沒有衝突，我還得快走！」一下腰，施展開夜行功夫，往北走下去。

這一邊走着，可不敢像先前那麼疎忽，時時留神前面有無村莊市鎮。關東野狗的厲害，已使袁承烈不敢再輕試其鋒。一口氣又走出五六里地，驀的聽得背後蹄聲又起，

追緝自己的官人又縱馬趕下來。不勝窘急，自己在這荒郊野地，坎坷的道路，盡力奔馳了多半夜，就爲是光棍不鬥勢。現已跑得力盡聲嘶，擠到忍無可忍，自己難道真個非等到力盡筋疲，被獲遭擒，再陷身牢獄，死在這羣作惡的兵役手中麼？我看不動手拚一下子，終不免落死在他們手中。想到這裏，就預備追兵近了，估量人數，要豁着拒捕動手。遂趕緊相度面前的地勢，脚下可沒停住，不過奔馳較慢了。現在走的是一條曲折的道路，兩邊全是草地，荒草很深，打算找一個稍開展的地方動手。往前竄出一箭地來，前面地勢稍見開闊，偏東邊隆起的，像是兩座磚窰。回頭看了看，道路曲折，已看不見後面的追兵，只斷續聽見蹄聲。袁承烈心想，這裏既有磚窰，附近或有人家；追兵或者許是因爲追了這麼遠沒追上，已竟回去了，也未可定。

這時天色已然不早，浮雲開處，天空已見斜月殘星。袁承烈心想一夜天必快亮了。仍抱著萬一的希望，登上土崗，縱目遠望。後面追兵果又聽不見聲息了，看東面磚窰那一帶，依然黑沈沈的。自己欲前不敢，未免有些胆怯。因這兩處磚窰，孤零零的

沒有遮藏，不是沒有人住，就是圍着猛烈的惡狗。更扭頭往北望去，一片黑沈沈的草地，忽的瞥見在西方約有半里地，隱隱透出一線昏黃的燈光。袁承烈十分詫異，暗道這可是怪事，怎麼這時候還有燈光，或許就是這磚密上的人。莫如冒險往前一探，只要是民家，自己或是求些水喝，或是趁勢借宿，以避追兵。想到這裏，走下了土岡，奔了西邊有燈光之處。越走越近，却是幾間草房，圍着木柵，燈光是從這草房的紙窗上透出來的。袁承烈屏息貼進，隔着木柵張望；猛從草房的門內，冒出一股子熱氣來。袁承烈却步閃身，打量內外；這麼荒僻的地方，孤零零的只這麼一戶人家，很有些扎眼。自己暗暗怯懦，看這情形，大約不準是甚麼好路道；一多半許是拉大幫的綠林人物。半夜三更，燈光輝煌，許是上線開耙的半夜回來，做飯果腹。我不要再冒失了，真個的翻船遇上客，我別自己往虎口裡送。

袁承烈加着小心，躡足潛踪的，趨奔這草屋的側面裏打去。見土塊落在木柵裡，沒有一點動靜，知道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刻飛身奔那草屋的後面。這草屋一共三間，坐西面東，草房，只當中一間有後窗，後面木柵並不高，不過五尺

的橫木上，右是一根木柵的橫木，爲是查看下面是否平地。

的往前一幌，袁承烈忙往後一坐力，想站住了。這木柵憂忒的一響，往後一僂，把袁承烈的整個的抖落下來，直落在柵內了。好在離着地並沒多高，急拿椿站穩；却在此時，突覺着右肩頭似有人暗算自己。袁承烈大駭，暗叫「倒運，又跳進了火坑！」

袁承烈忙把右肩往下一沈，施展擒拿手，「仙人脫衣」，「扣腕穿掌」，左掌向自己的肩頭上一扣，半轉身，右臂往下一封。這種招術，敵人手掌只要伸出來，就不易再退回去；只要被買住了，敵人的手腕子不折也得傷。當下袁承烈一扣掌，就覺着扣空了；右首一條黑影，疾如電掣，一瞥即逝。尋踪急看，那還有一點踪影？袁承烈毛骨悚然，江湖道那會有這麼快的身子，可是自己歷來不信那怪力亂神。遂往下一塌腰，騰身飛縱過去，找到西南角上，依然無影無踪。

袁承烈搔頭無措，想一想，擰身縱步，到了西房當中的後窗下，貼着牆根窗下，竊聽裡邊有甚麼聲息。就在他剛往窗下一貼身，突聽在這西房北首，似有一人一陣喘嗽，跟着啞聲說道：「你這東西是活膩了！你只要一探頭，我就一下子，要不打發你見你老去，算我惹不起你！」

袁承烈不禁一哆嗦，心說：「不好，那麼我定是又逢勁敵了。適才那條黑影定是屋中人無疑，諒他既已發語譏誚，自己也未必再走的開。那麼，我該怎麼樣呢？」

袁承烈心路很快，這樣一盤算，就要接聲答話，繞到前面，叩門求宿。這小屋孤另另立在草原，究竟是福地是禍窟，心中疑莫能明，總想要看清底細，再定趨避。遂往後退了兩步，端詳這後窗，高只六七尺，可以攀窺；立刻靜氣凝神，潛防暗算，伸雙手扣住窗台，往起長身，急急探頭向裡一瞥。燈光暗淡，白霧迷濛，還未容看清，猛聽屋中噓的一下，一個枯澀的聲音喝道：「好東西，著打！」

袁承烈情不自禁的一縮頭，仍不死心，又懸身內窺。這三間西房當中，熱氣蒸騰，

有一土灶，正燒着很旺的火，蒸著幾層蒸食。已蒸熟的饅頭，包子，堆放在白磧長木案子上。屋裡亂七八糟，是窮家景象。只靠後窗放着一張破桌，點着油燈，在蒸氣中閃閃搖光，光很暗淡。灶下一個老婆婆，正背着身子，往灶內添續柴火。燈光旁射，照到南北兩個內間的一角。北間有土炕，土炕上臥着一個老頭兒，半探着身子，正拿鞋底投向墻隅。那燒火的老婆婆衝這北間回頭罵道：「老不死的，你不好好的挺屍，鬧個甚麼？吓了我一跳。」屋裏老頭兒又一陣咳嗽，且喘且笑道：「沒吓掉魂麼？我給你叫叫麼，剛才一隻耗子，只當我睡着了呢，老他娘的在我這裏伸頭探腦，越不理他，打總子爬上來了。這畜生我等他好幾天了，剛才教我給他一鞋底子，看他娘的還鬧烘不？」說時，聽見蠕動之聲，那老頭兒竟已離炕下地，在屋中單腿跳着，似乎把拋出去的鞋尋著了。罵罵咧咧，又似乎上了炕；却是沒睡，聽見打火鏈，吸旱烟，咳嗽，打呵欠的聲音。

那燒火的老太婆忽把柴禾一丟，怒恨恨站起身來，有意無意往後窗一瞥，衝着老頭兒罵道：「老不死的，你不好好的睡，還無緣無故的炸屍！一個男子漢，好吃懶做，無

事生非，鬍子一大把了，還當自己是十七八的小孩子哩。自己把禍招在身上，倒害得俺眼疼你，養活你！不說對付着下來，替我一會，你又拿耗子了。怎麼那會子不把你的腿弄折了呢，我養活着你，倒也甘心！咳，滾下來吧，都四更天了；你別吧達吧達淨吸烟了，該我睡一覺了。」

老頭子在屋裏伸懶腰，打呵欠，只不出來，說道：「老東西，你委屈兩天吧。你等我養好了傷，回頭大把撈銀子來，你再舒服。」老婆子不待聽完，重重唾道：「呸！還吹呢，還說撈銀子呢。我沒見你銀子撈回多少，只看見一隻老狗腿差點斷送了。這鍋饅頭也够火候了，滾出來，給我揭鍋吧。」老頭兒哼哼吃吃，還是不見出來。老婆子嘮嘮叨叨抱怨着，自去揭鍋。鍋開處，屋中隨起重重的一層白霧，連人影都看不真，只見一燈如豆罷了。

袁烈承鬆手下來，看這光景，屋中不過是一對老夫妻，賣饅頭爲生罷了。可是剛才推下自己的人影太怪，不知是否別屋還藏着壯男。想着重又攀窗，無奈燈光不作美，南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北兩個暗間一片漆黑，虛實難辨，沒有後窗，也聽不出聲息來。正打算繞到前窗，先試着私窺，隨後再揚聲求水；身子才一幌悠，忽聽北間老頭說道：「屋裏頭太黑，看不清楚吧。不要緊，別忙，老子明人不作暗事，打開窗戶儘人看。」突然間火鏢一響，火光一閃，北屋明亮了。老頭兒滿面笑容，披衣拖鞋，手捻着火紙捲兒，從北內間出來，往南內間走，眼角旁睨，往後窗一照。晃晃悠悠，蹶到南間，南間的燈也點着了。

袁承烈愕然道：「不好，這是行家！」

老頭子雖是一掠而過，他的面貌已被袁承烈看清。通眉長頰，瘦似皮猴，雙瞳閃閃吐射寒光，白鬚很短，小辮半禿，脊背似乎微俯，一腿果然微跛。這是甚麼人物呢？

那老婆子的面貌也很清奇，不似尋常衰嫗。此時扭著臉對老頭子嚷道：「老不死的，你瞧你這沒正形，左不過一個小小的作死的死耗子罷啦，你倒有這些閒情逸致，費這大事！你也不嫌洩氣？老虎來了，你該怎麼樣呢？」

老頭子笑道：「甚麼？你可曉得獅子搏兔，必用全力。這不是尋常的耗子，它不是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來討人厭，他是來作耗的！」

老婆子說話聲音倒很重濁，老頭子聲音既澀又尖。袁承烈借這燈火，果把南北間的
情形，盡視線所及，看清一隅。越看越覺雜奇，越怙愾起來。這不是尋常關外人家，南
內間竟會沒有土炕，空空四壁，擺着刀槍架。袁承烈道：「罷了，不管是誰，索性上去
叩門罷！」

袁承烈剛剛鬆手落地，他的主意打晚了。那個老頭子分明進了南內間，南內間又沒
有通外面的門，不知怎的，竟悄沒聲的，像鬼似的行不由戶，走出來了。手裏舉着個火
紙捻，一臉的怪笑，儼然立在袁承烈的背後。閃着一對銳利的眸子，一聲不響，打量袁
承烈的身手。袁承烈出乎不意，吓得一退身，剛要發話；老頭兒已然把手一伸，指着屋
子道：「朋友，大遠的來了，很不容易，請屋裡坐罷，別客氣了。」

袁承烈忙道：「這個，您這位老爺子別誤會，我是個迷路的，摸奔燈光，尋到這裏
來。……」老頭兒笑道：「是啊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你不是遠來的迷路客麼？沒說的，

武林爭雄記卷五

既來了，就別走了，往裡邊歇歇吧。」袁承烈不覺的趑趄不前，還要聲說；老頭兒笑道：「我這里又不是龍潭虎穴，朋友幹甚麼來的，難道還過門不入麼？」立逼着袁承烈進去，袁承烈不知怎生是好了。

（卷五終）

此叟非常人也，實爲飛行劇賊，姓焦名煥，冀北謂之人魔焦煥者也。與其妻因案避地，隱居塞外；佯負販餬口，而陰操舊業。會與當地土豪玉九忿爭，夫婦動武，玉九大敗。玉九心不甘，糾衆再鬥。焦氏夫妻施辣手，痛子懲處。焦亦一腿受創，夫妻遂復遷地，暫避養傷，玉九密遣人踪迹之，爲焦窺破，夫妻乃陰加戒備。而飛豹子袁振武自出師門，迭逢不若；恰負罪夜奔，無心至此，竟爲焦煥所疑。夫妻強邀飛豹入室，獻茶勸餐，窮詰來意。語言齟齬，終至交手；袁以壯丁竟爲二老所困辱，不得逃出。會詢師承，誤會乃解，反助袁爲却追兵焉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月初版

